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abstract painting. The upper portion features a dense, colorful pattern of overlapping shapes in shades of blue, purple, pink, and orange, with a textured, impasto quality. A circular motif with horizontal lines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image transitions into a more representational scene of a forest with dark, pointed evergreen trees against a backdrop of warm, glowing yellow and orange light,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modern.

神仙湖

SPRING 2023

THE FAIRY LAKE

黎明之后

— 重启后的再思考 —

2023 年 3 月 第 1 期 总第 9 期
Spring 2023

感谢校长徐扬生教授亲笔题赠书法刊名《神仙湖畔》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顾问
Adviser

徐扬生
President Yangsheng Xu
邓康延
Deng Kangyan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主编
Editor-in-Chief

北海
Beihai

副主编
Deputy Chief Editor

李佳阳
Li Jiayang

英文编审
English Editor

陈俊豆
Chen Jundou

视觉监督
Visual Design

陈鸣
Chen Ming

排版设计
InDesign

陆艳钰
Lu Yanyu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Executive Proprieter

金珠淇 Jin Zhuqi

执行副社长
Executive Vice Proprieter

蒲严博 Pu Yanbo

学生主编
Chief Editor

高逸 Gao Yi
蒲严博 Pu Yanbo
魏禾 Wei He
匡子娴 Kuang Zixian
杜可 Du Ke

栏目编辑
Editor

张诗悦 Zhang Shiyue
罗雯静 Luo Wenjing
洪悦彰 Hong Yuezhang
季伊忱 Ji Yichen
温诗玥 Wen Shiyue
张艺骅 Zhang Yihua
黄若瑶 Huang Ruoyao
叶润博 Ye Runbo
惠诗雅 Hui Shiya
谭芷韵 Tan Zhiyun
贾涵 Jia Han
冯子凌 Feng Ziling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李玮颀 Li Weiqi
裴嘉琨 Pei Jiakun
李一扬 Li Yiyang

学生记者
Reporter

蒋紫涵 Jiang Zihan
董楚珮 Dong Chupei
文玄亦 Wen Xuanyi
王焰 Wang Yan
戴一诺 Dai YINUO
丁凯伦 Ding Kailun

王梓涵 Wang Zihan
叶润博 Ye Runbo
林嘉译 Lin Jiayi
唐可馨 Tang Kexin
周凯怡 Zhou Kaiyi
Pawel Knabe

流程编辑
Process Editor

陈铖 Chen Cheng
柯承宇 Ke Chengyu
肖毅然 Xiao Yiran

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匡子娴 Kuang Zixian
高雅 Gao Ya
张馨元 Zhang Xinyuan
赵越 Zhao Yue
杨涵文 Yang Hanwen

好照片收集

好照片，自己有故事

PHOTOGRAPHY
影像记录 瞬间永恒

投稿方式

扫描二维码，进入云空间
建立文件夹，上传照片



好照片
INVITATION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 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 719 室 Address: W719,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23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3 年 3 月深圳第 1 版
March 2023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15mm × 285mm

Format 215mm × 285mm

CONTENTS

目录

洞见

从香港中文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港融合的先行实践者——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院士刘遵义教授	08
--	----

科学说

道阻且长：从 Chat GPT 中一窥人工智能现状——专访数据科学学院孙若愚教授	14
AIGC 三维内容生成：人工智能在 3D 世界狂飙——对话理工学院韩晓光教授	18

主题报道

黎明之后——重启后的再思考

一、宅厄	
直视灾难：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29
HOW HAVE THE PANDEMICS CHANGED US——INTERVIEW WITH DR. CORINNE DORIA	32
末日启示录——基于末日题材电影的讨论	36
灾难洪流中的普通人	40
二、人性	
灾难之下	45
A FANTASTIC CONVERSATION ABOUT LOVE, WAR, AND GOODNESS	48
海豹、飞鸟与灰烬，这是个爱情故事：《火山挚恋》纪录片推荐	54
三、重构	
灾难之后：一场超越的对抗	59

失明症漫记	64
旅途之始：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	68

人物

于横流中子立：感受历史深处的热烈与温情——专访人文社科学院雷仕伟教授	78
余音绕梁，乐在其中——专访音乐学院余乐教授	84
用心陪伴，我们是你同频的蓝鲸——对话 UBIDDIES 项目组成员	88

i 思享

看见另一种可能	96
逃离洞穴 走向阳光——由《洞穴寓言》思考高等教育的意义	100

校长专栏

哪些人 AI 很难替代	104
-------------	-----

湖畔

圆桌 女性的疆域	110
光影	118
诗歌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134
散文 A Homage to Campus Life	138



Insights into trending issu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INSIGHT



从香港中文大学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深港融合的先行实践者

——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院士刘遵义教授

记者 / 蒋紫涵

编辑 / 季伊忱



刘遵义

刘遵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刘教授专研经济发展及东亚经济，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他长期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在改革开放后，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遵义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刘遵义教授在 2004-2010 年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并为大学的长远发展与拓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协助与支持。2017 年，刘教授主持筹备及成立了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并出任理事长；2018 年，祥波书院成立，刘教授出任董事会主席。怀着对两所大学及大湾区的热爱，刘教授在密切深港两地合作、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 3 月 21 日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九周年纪念日，也是祥波书院成立 5 周年纪念日，刘遵义教授受邀来到深圳参与庆典，并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两校合作、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看法。

“甲子连心，任重志远” 两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携手共创未来

2004 年，刘遵义教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其间，许多地方来谈合作，希望在外地建立香港中文大学的分校，“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找我，说费用他们全部负责，但是我都婉拒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大学管不到太远的地方。”刘教授认为，在另一个地方办分校，其实相当于办了另一所大学，因此，港中大一直没有建立分校。然而，香港沙田和深圳相近的距离，让刘教授看到了可能性。

2009 年，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同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约定按合作办学模式共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先贤的宏愿正式付诸实现，“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内地创办高校。规划校址时，刘遵义教授亲自来到深圳考察，最终选定了神仙岭下这片环山抱水的土地，“我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和沙田那边一样都是有山有水的。”

“要为一所深港合作办学的高校选择一位校长并不容易，校长人选需要懂香港、懂国际教育，还要有中国心。”刘遵义教授讲，“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并负责内地事务的徐扬生教授成为最符合条件的人选。”2013 年 7 月 31 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会宣布聘任徐扬生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经过两位校长的努力，2014 年 3 月 21 日，教育部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教育部关于批准设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函》，同意正式设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所深港合作办学的新大学应运而生。九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刘遵义教授的关怀中，秉承徐扬生校长“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的办学理念，砥砺前行，谱写了一篇篇卓越的教育华章。



2009年3月6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签约仪式，共同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校 60 周年，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 9 周年。过去三年，尽管疫情阻隔、人员往来遇到种种困难，两校仍然不遗余力地开展合作，携手并进。近期，两校联合发布重大消息，设立崭新的大湾区 2+2 本科学位课程。两校将合办双主修课程，为大湾区培育优秀人才。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让学生于深港两地校园修读双主修本科课程的项目。刘教授期待未来两校的合作更加深入和丰富，贯彻“一个品牌，两个校园”的理念，携手合作，共创发展蓝图。



两校大学主管领导共同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3 年传媒春茗活动。



刘道义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陈鸣 / 摄

深港合作与大湾区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2017 年，刘教授主持筹备及成立了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并出任理事长，致力于将其建成金融经济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国际高水平研究平台、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and 高端决策智库。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叫 mover（移动者），一种叫 stayer（逗留者）。”刘教授很喜欢充满活力的深圳，因为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外来的，都是移动者，非常努力拼搏，深圳也成功实现转型，吸引了非常多的高新企业。2 月 22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港中大和港中大（深圳）签署三方深化合作补充协议，进一步推动深港合作。刘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他对大湾区发展的畅想：“我觉得大湾区发展需要一点魄力，一般的大湾区有四流通，商品和服务、人员、资金，还有信息，但现在我们并没有让这四项完全流通。要做大湾区，变成一个能够整合的经济体，这四项一定要通。从经济上，我主张放松一线，拉紧二线，放开香港的关口，同时在后方拉紧关口。”

教育作为深港合作中重要的一环，刘教授认为，我们的大学、社会应当让深港两地的同学们都认为流通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让大湾区的同学们能够自由流动，上午还在深圳的图书馆，下午就到了香港看展览”，深圳的同学愿意去香港，香港的同学愿意来深圳，这样每个企业都能找到想要的人才，同学们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两地都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利用大湾区，打开视野，看见更多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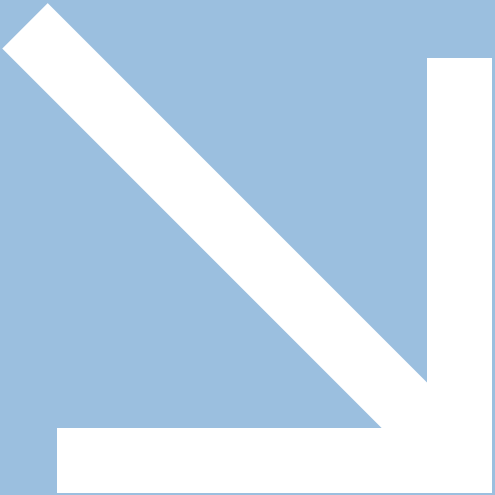
“博文约礼”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继承了这一校训，这是刘教授心中期待的两所大学的传承。“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则是刘教授对两校同学的共同期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希望同学们都能有机会去外面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让外国人更加了解我们，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外国。” 

A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ontier of science

科学说

科学前沿 浅显解读

SCIENCE
FOCUS



道阻且长： 从ChatGPT中一窥人工智能现状

—— 专访数据科学学院孙若愚教授

记者 / 蒋紫涵
编辑 / 季伊忱
主编 / 高逸
摄影 / 陈鸣



孙若愚

孙若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高级研究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数学优化理论与算法、无线通信和信号处理。孙教授于 2016 年任脸书人工智能研究所全职访问科学家，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会议 NeurIPS, ICML, ICLR, AISTATS，顶尖信息论与通信杂志 IEEE transaction on information theory,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Journal of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顶尖数学优化与运筹杂志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 Math of Operations Research 等发表数十篇文章。孙教授目前担任 NeurIPS, ICML, ICLR, AISTATS 等人工智能会议的领域主席。



孙若愚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2022 年 12 月 1 日，OpenAI 推出人工智能聊天原型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该语言模型专注于对话生成，可与 AIGC（AI Generated Content）模型联合使用。ChatGPT 一经推出便引发热议，红极一时。据报道，ChatGPT 上线五天注册人数超过 100 万，两个月后的月活用户突破 1 亿。很多人说，人工智能发展的分水岭已拔地而起。

本期科学说，我们邀请到大数据研究院的孙若愚教授为我们揭开 ChatGPT 的神秘面纱。

知己知彼：走进 ChatGPT

ChatGPT 应用了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模型。近年来，大规模语言模型（LLM）迅猛发展。2022 年 12 月 1 日，OpenAI 推出人工智能聊天原型 ChatGPT，紧接着，2023 年 3 月 15 日，GPT-4 版本发布。ChatGPT 是大规模语言模型发展中里程碑式的突破，是人工智能的分水岭，更是人机交互的巨大进步。

孙教授向我们介绍了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模型：“简单来说，ChatGPT 是一个对话机器人，也就是 Chatbot，这个概念已经出现很多年了，是大家所梦想的 AI 的一种形态。ChatGPT 的名字中，Pre-trained 指的是预训练，做个类比，就是自己给自己出题做。举例来说，ChatGPT 可以依靠千亿级别的文本数据编写大量的语言题目，如完形填空等形式。在长时间的训练中，ChatGPT 所接触到的题目数量不断积累，模型便逐渐习得了语言使用的知识；Transformer 则是一类带参数的可学习的函数。通过修改参数，我们可以让函数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因此，GPT 指的就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可用数据训练的文本生成深度学习模型。”

作为大规模语言模型的一种应用，ChatGPT 在自然语言处理器的基础上增加了调用搜索工具和聊天的能力。ChatGPT 在未来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发展多模态，即结合语言、图像和语音，从



孙若愚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而使其更好地理解世界；另一个方向则是 ChatGPT 与工具的结合，例如整合 office 办公工具，“现在很多工具比如说 PPT 或者 Excel 有非常多的功能，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熟练各种高阶功能使用。以后如果有了语言接口，我们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输入要求，就不需要再去搜索 Excel 的公式了。”

目前，很多专家看好 ChatGPT 在 ToC (To Customer, 即面向个人消费者的商务模式) 领域的发展。因为 ToC 领域非常需要好用的人机交互接口，而 ChatGPT 恰好可以填补这一需求缺口。“像视频网站、购物网站这些平台，它们必须要做，不做可能就被颠覆了。”

道阻且长：人工智能和 ChatGPT 的局限性

“算法偏见”指的是在没有恶意的程序设计中，因设计者或开发人员的偏见，或因采用带有偏见的数据而导致程序结果出现偏见。“如何避免偏见性算法”一直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广受关注的问题，而作为世界性的对话机器人，ChatGPT 是否会用于文化输出这一问题也引人关注。目前，被人工智能大量爬取的网络数据本身包含了各种偏见，再加上许多人工智能的最初训练者都来自一个国家，因此，人工智能的偏见性很难做到完全消除，减轻其偏见性是一个长期的研究主题。

除了政治倾向、种族歧视等算法偏见，避免人工智能产出危害社会的内容也非常重要。ChatGPT 刚发布时，能够详细地回答“如何谋杀”等一系列犯罪性问题，OpenAI 也因此专门请人修改相关算法。ChatGPT 现在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已经变成了告诉提问者“谋杀是犯罪行为”。

此外，目前的人工智能在事实准确性方面表现较差。许多人发现 ChatGPT 生成的文章中存在大量

不存在的参考文献，也会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孙教授讲道，“ChatGPT 没有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的能力，这是算法和模型目前的局限性，还需要后续改进。”

因为目前 AI 模型生成内容很逼真但欠缺事实准确性，所以专家们对网络信息真实性很担忧。ChatGPT 可以快速生成大量文本，使该领域的专家很难辨别真假。因此，一旦大量真假难辨的专业文章、词条解释上传至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就不能再继续使用。

息息相关：ChatGPT 与我们每一个人

随着 ChatGPT 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强大能力，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开始增加，而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合理管控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年 1 月份，纽约市教育局对 ChatGPT 颁布禁令，许多企业也纷纷禁用 ChatGPT，对此，孙教授表示，“让人工智能帮我们下单，但是不要给它转账的权利；让人工智能帮忙联系别人，但是要关掉它随意发送信息的权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没有意识没那么重要，有没有权限才重要。但权限与能力之间会有一个权衡取舍，如何权衡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

与此同时，ChatGPT 对人们的工作也带来了挑战。许多人说，ChatGPT 像是一个员工而非员工的工具。由此，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孙教授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个合格的员工需要反馈交代下来的整个任务的流程和结果，而 ChatGPT 无法从头到尾完成一整件事情，即 ChatGPT 无法实现所谓的“端到端”，因此，目前的 ChatGPT 仍旧只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无法当作真正的员工使用。比如说，在一个完整的采访任务中，记者需要先决定采访的主题，判断并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然后联系采访对象进行采访，最后完成稿件。在这个过程中，目前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忙起草采访提纲、撰写采访稿，甚至联系采访者约定采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在通讯录大量的联系人中精准地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没有准确的算法告诉他们哪个人适合此次采访的主题。ChatGPT 也是一样，它无法在需要很懂变通的事情中做出合适且正确的决定。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使得许多行业不再需要从前那么多的员工，不论是写代码的程序员，还是晨间新闻的编辑，非体力类工作，且只需要初级认知能力的岗位将会面临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从大的方面而言，白领相对于蓝领面临着更多的威胁，因此，“擅长使用人工智能的员工”变得越来越重要。

由此，ChatGPT 也创造了新的需求，“很多公司在以前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满足，比如说一个公司的研发部门希望知道每个星期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公司不会让员工去做这件事，因为耗时太多并不值得。但是，现在有 ChatGPT 的帮助，写这个程序的时间减少了很多，企业就会让人去做，ChatGPT 就这样催生了新的岗位。”

从拥有强悍的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的 ChatGPT 到能够接受文字与图像的混合输入的 GPT-4，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刷新大众的认知，为社会发展带来助力的同时，也带来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在文明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新一代的青年，又如何抓住风口，找到自己的赛道。一切都道阻且长，需要奋斗，值得期待。 🍀

AIGC 三维内容生成： 人工智能在 3D 世界狂飙

—— 对话理工学院韩晓光教授

记者 / 董楚珮
编辑 / 季伊忱
主编 / 高逸



“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的现实中，一个是原子，另一个是比特。”
——埃森哲咨询公司 (Accenture) 《技术展望 2023》

韩晓光

AIGC，何方神圣？

与 GPT-4 的浪潮一同“强势”涌入大众视野的，还有 AIGC。

从与 GPT-4 进行文字对话，到文心一言输入成语“胸有成竹”即可生成与之相对应的图片，在创作领域，AI 一路高歌猛进，逐渐辅助甚至代替人类进行复杂的创作活动。人工智能从先前的理解内容演进到自动生成内容，这宣告着 AIGC 时代的来临。

AIGC 的全称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 Generated Content)”。“它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涉及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图像生成、图像理解等众多领域。”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理工学院助理教授韩晓光如是说，“我自己做 AIGC 的研究项目，也只是这个领域的冰山一角。”

在 AI 尚未发展之时，数字内容创作需要大量人工劳动，进行“信息化”工作。动漫行业中的插画师，影视和综艺中的剪辑师、字幕师等，都是数字内容创作领域的常见职业，人在这其中的劳动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重复性工作，比如插画师上色、字幕师打字。随着 AI 发展，内容创作中的重复性劳动逐渐被 AI 取代。如今，AI 逐渐触及创意性活动，完成很多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如 AI 写诗、AI 作画。

继 AIGC 文字、图片内容生成之后，AIGC 在三维领域也铺开赛道。但是相较前两者，与视频和游戏相关的 AIGC 三维内容生成仍在摸索阶段。不过，对于像韩晓光教授这样从业多年的计算机图形学科研人员而言，AIGC 三维内容生成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如果追溯起来的话，研究者在这个领域已经努力二三十年了。”

利用 AI 进行三维内容生成，背后的驱动力是人们对高仿真虚拟事物的期待。随着动画、电影制作产业蓬勃发展，计算机视觉领域得到了愈发高涨的关注。迪士尼是最早做 CG (Computer Graphics) 动画的公司，对动画的真实性和连贯性已经有了一定要求。而电影对仿真度的要求更高。若影片中出现一些无法用摄像机进行真实拍摄的虚拟形象，如阿凡达、怪物等，就需要通过三维技术构建逼真的角色，这不仅需要赋予他们栩栩如生外形，还要让他们自如连贯地运动，变换各种形态。可以说，AIGC 三维内容生成是 CG 技术衍生与拓展的产物。



电影《阿凡达：水之道》广泛应用了 CG 技术来构建虚拟的形象。（图片来源：《阿凡达：水之道》剧照）

数据困境，能否逾越？

即使已经有了多年的发展基础，AIGC 三维内容生成领域相较于文字、图片领域的进展要缓慢得多，也艰难得多。韩晓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三维领域面临的挑战：“前两个领域之所以发展很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数据多。三维领域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数据。”

数据缺乏会给 AIGC 三维领域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不妨从相对成熟的前两个领域出发，观照数据的重要作用。

NLP 或许能解释 AIGC 在文字领域的快速发展。本质上，所有的任务都是建立“映射”，NLP 是文本到文本的映射。我们定义一个输入，经过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新的学习模型会构建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使得输入有与之对应的输出，相当于人为地给机器提供“标准答案”，即标签化数据。机器翻译是 NLP 为人熟知的一种应用场景：输入中文，输出对应的英文。网络上大量的文字文本，为机器学习提供了庞大的语料数据。即使是不那么容易获得“标准答案”的对话，比如输入一句话，输出回答，NLP 也可以通过自监督学习，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即使缺乏标签化的数据），训练出好的对话模型。

AI 生成图像（AI generated Image）也是如此。网络上流传的大量图像以及图像对应的文本，让 AI 能够构造文本与图像、图像与图像之间的映射关系。

与上述领域不同，三维数字内容不是随手就能批量获取的文字或图片，它是真实的模型。获取三维数字内容非常困难，成本也很高。

韩晓光教授对此深有体会：“我们跟一些建模师合作，基本上，让他们做一个模型，就是成百上千的价格。”去年，他找建模师做了 1500 多个数据模型，成本高达 40 万元。在他看来，又少又贵的三维数据，是 AIGC 在三维领域的最大障碍。这也是整个行业的瓶颈，无法通过一己之力，或是某一个团队就能够解决。缺少数据，是 AIGC 在三维领域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但，在数据困境面前，“无法逾越”并非“不可执行”。

“可执行”意味着坚持投入、慢慢摸索。今年，韩晓光团队成功收集到了一个庞大的数据集。他发现，“收集这件事情，虽然说会花我们很多的经费，会花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也不是不能做，还是可以去着手的。只是没有办法在一两年内全部完成，或是达到大规模。”收集数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可执行”意味着寻找联系、另辟路径。AIGC 的二维领域已经有很好的数据模型，这些数据模型包含了完备而强大的逻辑。二维是三维的投影，通过一些三维改革的手段，二维模型是可以转化成三维模型的。“我们做三维的研究需要充分借鉴二维基础模型的成果，以解决三维数据匮乏的问题。”韩晓光教授还强调，要战胜数据困境，不能只靠个人，更需要整个社会齐心协力。



韩晓光教授接受《神仙湖畔》记者采访。陈鸣 / 摄



GAP Lab 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和未来智能网络研究院，涵盖了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机器学习等多个研究领域。图为 GAP Lab 人员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GAP Lab，跟上

韩晓光教授领导的 GAP（Generation and Analysis of Pixels, Points and Polygons）实验室，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和未来智能网络研究院，涵盖了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机器学习等多个研究领域。

AIGC 三维内容生成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重建，二是创作。GAP 实验室在这两个层面都在努力。

重建是对真实世界的数字化。早在 2019 年，就有大批科研团队从事数字人的重建工作。但重建数字人服装时，大多数重建都将人体和服装作为一个整体。韩晓光教授深知其中的不合理：“人体和衣服本身在物理上就是分隔的。”他着手将衣服分离，对衣服单独进行三维重建。

进行三维重建，第一步是收集数据。“我们淘了很多便宜的衣服，把衣服穿在假模身上，摆出不同动作。我让一个学生拿手机围着模型咔咔地拍一圈下来，每个模型拍 50 到 100 张图片，然后利用多视角重建技术，最终呈现出衣服的三维模型。”收集数据的过程持续了一年，繁琐但有趣。

收集数据之后，韩晓光教授进一步提出：“如果给我一张单视角的图片，我能不能呈现出图片中衣服的三维模型？”由此，GAP 实验室推出了一种名为 ReEF（registering the explicit garment template to the whole-body implicit fields）的框架。给定单视角的服装图片，ReEF 能够重建高保真度的三维服装，不仅在外观上与单视角图片相一致，还能穿在其他的虚拟角色身上。2022 年，该项工作成果在 IEEE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CVPR）发表。

今年，GAP 实验室进一步捕捉衣服的动态变化。在现实中，衣服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人动的。“比如说让一个人穿着裙子，站在那儿，转一圈。我们拍一个几秒钟的视频，用这个视频去重建衣服的三维模型。”韩晓光教授说。数据集从无到有，由静到动，GAP 实验室会继续在服装的三维重建上做得更好、步伐更快。

在创作方面，GAP 实验室与华为公司开发了一个合作项目，创作拟人化的 3D 卡通形象。为此，

他们做了一个包含 1000 多个模型的 AI 数据集。

“无论做什么，我都想着先把数据集做出来。”

韩晓光教授又一次提到了数据的重要性。基于这个数据集，随便给一张卡通动物的漫画，深度学习模型就能够将漫画形象直接输出成 3D 的动漫形象。“你还可以驱动这个动漫形象，你做一个动作，它会做出类似的动作。”

可以看到，AIGC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飙”。“这个领域发展太快了，对于 GAP 实验室来说，我们不敢想引领，能跟上就不错了。”



给定单视角的服装图片，ReEF 能够重建高保真度的三维服装，并在外观上与单视角图片保持一致。（图片来源：gaplab.cuhk.edu.cn）

“比特”世界

游戏、影视是 AIGC 三维内容生成应用最多的场景，常见的应用场景还有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除此之外，韩晓光教授还特别提到了虚拟人。在直播带货、新闻播报里，虚拟人已经有了很大的产业落地前景。一条条带货直播视频里讲解产品的人，说不定就是虚拟形象。这些形象甚至可以逼真到“真假难辨”“以假乱真”的地步。文旅行业也是如此。旅游中的导游工作，也将由虚拟人完成。这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也会引发新一轮的就业革命。

谈到对 GAP 实验室未来的期望，韩晓光教授特别地务实。在 AI 这片加速发展的领域，整个学术界都呈激烈竞争的态势，而在业界，要想跟谷歌、Meta 这类大公司竞争，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跟进，能够持续地去做一些前沿的东西。”此外，GAP 实验室依托高校，将更加注重破解底层难点，深挖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问题。

AI 看房、AI 街景等虚拟三维场景，则是 AIGC 更加日常化的应用。在未来的网购中，或许还会出现虚拟试衣。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在线上试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埃森哲咨询公司在《技术展望 2023》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的现实中，一个是原子，另一个是比特。”随着 AI 的发展，“比特”代表的虚拟世界将越来越向“原子”代表的虚拟世界靠拢，渗入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应当看到，激动人心的科技变革热潮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脚踏实地的努力。

《神仙湖畔》：AIGC 三维内容生成是 CG 技术的衍生。能否简要介绍 CG 技术？

《神仙湖畔》：在三维重建中，有哪些技术难点？

以下是《神仙湖畔》与韩晓光教授的更多对话：

韩晓光教授：CG 技术里面包含三个步骤：建模、渲染、动画。第一步，建模，就是将三维的实体进行数字内容表达。比如说一个球体，放在一个桌子上，建模的意思是，你要先把这个球的球面用数学几何把它表达出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渲染。渲染的目的是真实。球面有不同的材质，可能是皮的，可能是毛茸茸的，是木质的，这些质感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所以第二步就是渲染出来要很逼真，我们才能对渲染出来的物体有真实感受。第三步是动画。我们想让球体运动起来。这个运动又牵涉很多东西，比如一个球有弹性，当它被放上桌面的那一刻，它会弹起来。要模拟这个动画，需要物理方程，这就又会涉及很多物理的东西。

韩晓光教授：第一个难点在于采集。一种是基于图像采集，比如说我拿着相机，拍很多张图片。你可以拿无人机在校园里上空拍，收集到几百万张图片都有可能，然后用几百万张图片去重建一个校园出来。这就是基于多视角图像的重建。还有一种，像微软推出的 Kinect 可以看作一种三维相机，进行三维采集。如果光靠图像采集，死角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比如你看这个沙发，看它正面时，背面和底部都是看不见的。你永远都无法拍出完整的東西。

重建还有一个很难的事，要重建物体的材质，如何对物体的颜色、材质和纹理进行数字化表达？光照也是一个难题。光照要数字化，需要有光的模型，表达出光源在哪里，路径如何，它照在不同的材质上，怎么反射，等等。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沙发，你看到它在强光的照射下是亮色、有点偏白的，但实际上它是黑色的。我们采集的时候拍摄到它是白色的，但是我们怎么去还原它本身的黑色，这都是存在的问题。

如果是对人进行重建，难点出现在人的各个细节。头发的呈现，人脸的呈现，衣服的呈现，身体的呈现，人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深挖的领域。光人脸重建就已经有 30 年的研究了。重建一个像模像样、有鼻子有嘴巴有眼睛的人脸可且可以实现，但是要重建精致的皮肤材质，脸上的痣和皱纹，都是难事。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事，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



韩晓光教授接受《神仙湖畔》记者采访。陈鸣 / 摄

《神仙湖畔》：三维重建是对真实世界的数字化还原，不涉及创意，为什么说它是 AIGC 三维内容生成的一部分？

韩晓光教授：创作往往需要底子。比如我们采集到一个书包，把它重建之后，我可以去给它编辑成黑色、红色等各种颜色，这就是二次创作。三维重建跟二次创作相关，所以它也是 AIGC 的一部分。有些创作是从无到有的，它跟真实场景无关。还有一种创作是重建完之后，我对它进行编辑，再创作，这是二次创作。这两种操作都叫创作。👉

Spotlight on youth



主题报道

聚焦青年话题 洞察青年思想

FEATURES





黎明之后—— 重启后的再思考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曾几何时我们天真地认为灾难离我们很遥远，远方的天灾人祸是电视的剧情，是新闻的叙述。然而，病毒、战争、地震、爆炸用血淋淋的灾厄击碎了我们所有对恒定的安逸的幻想。对许多人来说，今年的春天已经睽违许久。在停摆了三年之后，我们似乎终于能够在晨光熹微中好好看看这新的一年。在死亡中我们挣扎出对生存的渴望，在阴霾中我们祈求着明日的太阳。黎明之后，是不是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仅是轻飘飘的序章？我们的过去赋予了重启后再思考的意义，一如人类挣扎于危机的本性写照：脆弱却也无坚不摧。



Part 01

灾厄

编辑 / 谭芷韵 张诗悦

“灾难”，以其独有的毁灭性特质在人类个体生命的长河里留下恐惧。祂从天而降，能轻而易举带走我们所爱的人，也能摧毁人类文明数十年或百年的成果。没人知道灾难为何降临，又如何阻止。祂如与人类历史共舞的幽灵，从小说、电影、回忆录里挣脱，一遍又一遍警示人类的渺小，一次又一次展现生命脆弱且无常。天灾人祸，我们在文学作品、社会研究中厉声问自己，我们可以避免类似的灾难吗？灾难在怎么影响我们的历史？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黎明之后，我们直视灾难本身，在恐惧中升起希望的灯塔。

直视灾难：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编辑 / 谭芷韵

主编 / 蒲严博

地震、瘟疫、海啸、山火、战争、物种灭绝……在这颗蓝色地球上，天灾人祸从来没有停止过。灾难面前，人如蝼蚁一般渺小，生死瞬间，人如灰尘一般轻廉。一代又一代的人类记忆中，灾难从不缺席，当我们刚刚从新冠疫情的三年中获得喘息，土叙地震、俄乌冲突、韩国首尔梨泰院洞踩踏事故、美国氯乙烯泄漏事件……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如何面对灾难？面对无穷的自然和无价的生命，我们当时刻持心如此：敬畏无常，悲悯生命，坚持理性。

新冠疫情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和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全球经济遭受了重创，许多的工厂和企业关闭，旅游、餐饮、航空等行业遭受了重创，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萎缩。



摄影：新华社

土叙地震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生 7.8 级地震，遇难人数超 5 万，经济损失超千亿美元。



摄影：新华社

俄乌冲突

始于 2022 年初的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年有余。俄乌冲突给战争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提醒我们世界和平的愿景并未完全实现。



2022 年 3 月 8 日，一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

2 月 24 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对乌克兰进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保护那里讲俄语的人，军事行动始于对数座城市的空中和导弹打击，从而引发欧洲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已经导致数万平民丧生，一座座城市化为瓦砾。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依然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场全球性、复合性的危机没有单纯的军事解决方案。



摄影：新华社

韩国踩踏事故

当地时间 2022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韩国首尔梨泰院洞一带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截至当地时间 2023 年 1 月 3 日，已导致 159 人遇难，超过 100 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中国、伊朗、挪威等国的 20 余名外国人。据目击者描述，29 日晚约有 10 万人在梨泰院洞一带参加万圣节派对。踩踏事件发生在某酒店旁狭窄下行的胡同内，现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前方有人跌倒后，后方人流跟进，导致严重踩踏。这是 2014 年“世越号”沉船事故之后，该国遇难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此次事故不仅给狂欢留下了一个悲伤的注脚，也给韩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反思——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美国氯乙烯泄漏事件

2023 年 2 月 3 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列运有危险化学品的火车发生脱轨，装有氯乙烯等化学品的五节火车出现泄漏，造成有毒的氯乙烯气体扩散。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在进行评估后，采用“受控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现场出现浓浓黑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民众对于事故危害性的恐慌。



HOW HAVE THE PANDEMICS CHANGED US

Interview with Dr. Corinne Doria

Interviewer| Dadebayeva Zere

Editor| Tan Zhiyun

Chief Editor| Pu Yanbo



Dr. Corinne Doria is a lecturer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r. Doria obtained her PhD degree from Paris 1-Panthéon-Sorbonne University and her MA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lan and has been awarded research fellowships and grants from several prestigious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and the Deutsches Museum.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humanities and disability studies.



Photo by Yin Yizhi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pandemics with drastic consequences, some of which we are still living through nowadays. Dr. Doria from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o specializ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humanities, will tell us about how disease outbreaks have altered societies and shaped our daily life.

As Dr. Doria explained, there is no description of a pandemic in quantitative terms as such: a disease that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one continent is the generally accepted definition of a pandemic. The history of the pandemic begins with the Black Death, a pandemic of bubonic infection that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13th century. Then Cholera pandemics follow, the seventh ongoing, and then the Spanish flu and HIV-AIDS. Oddly enough, “SARS is not classified as a pandemic because it is more or less localized,” said Dr. Doria, but COVID-19 coronavirus, although not a SARS, is an exception that we all know.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ly,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eveloped at different rates. Dr. Doria explained that the specifics of how pandemics have changed regions’ development are complicated. Historians have only recently starte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behind the start of diseas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s socio-economic changes. However, there needs to be more information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as there is a lack of sources and difficulties in trac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pandemics. “We have data on Black Death in England, as there is a mass of consistent documents from the 17th century,” said Dr. Doria. The social impact, for example, can be known through data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property ownership due to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deaths, which changed the position of peasants in society forever.

An ongoing study on Cholera in Haiti started in 2010 after the Cholera outbreak, followed by an earthquake. Dr. Doria explained, “Occurrence of Cholera in Haiti, a seismic region with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care system, is known to be the key factor in shaping the region.” There are studies on the impacts of COVID-19: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ast pandemic is an augmentation of the population living under the lowest bar of poverty,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such situation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in African countries,” Dr. Doria said. Although the link between such dramatic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and a lack of resources like food is apparent, Dr. Doria stated, “it is too early to make a conclusion.”

Impact on the Healthcare Systems

Just as fighting tuberculosis left the world with marks on their left arms from the BCG vaccine, the pandemics permanently changed our healthcare systems. When COVID-19 had just started, the first response from the authorities was social distancing. Interestingly, quarantining was a thing during Plague, although for a totally different reason. Dr. Doria explained: “It’s ironic how the effective measures we have used against COVID are the same that were in Italy during the first cases of the Black Death, such as quarantine, isolation, and no contact with those who are sick. The question is, if we did this because we knew that COVID virus spreads through contact, how did people in the 14th century know about the contagiousness of the disease without the germ theory?”

Apparently, a mixture of religious reasoning, as troubles back then were seen as either God’s punishment or challenge,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f governing authorities, who noticed a relation between contacts made with infected and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led to the first social-distancing measures: the ships would quarantine for 40 days, which has a sacred meaning in Christianity, and healthy people would have no interactions with infected people to remain healthy. “There were hospices not to cure people but just to separate those who are deceased from the healthy people,” Dr. Doria added. The measures we have used to fight Covid have a long history.



Photo by Yin Yizhi

Social Alterations of Pandemics

The lives of people were impacted hugely by the pandemics. The pandemics have changed the social order. After the Black Death,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workers, women were allowed to work as the only supporters of the family, and peasants were able to demand better conditions and higher wages. One of the records of life in London during the Bubonic Plague of 1665 is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by Daniel Defoe. Although it is a work of fiction, it is a good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social order, or rather disorder. “No one would stop you if you wanted to take something from someone else’s house. It was a time of threats and violence,” Dr. Doria explained.

The way people record pandemics also changes along with time. There are no records of social lives during the Cholera pandemic in France; however, there are dire statistics. “Depending on the district you are living in, your chances of surviving would vary,” Dr. Doria said. She further explains: “The problem with Cholera in the 19th century is that you die within a few hours. It was very fast, traumatic and disgusting. People dying of dehydration and vomiting and turning pale blue with blood-injected eyes are not the stories you want to share.”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the Spanish Flu are nurses’ diaries and interviews with ordinary people. One of the stories shared is about a man who used whiskey as a preventive measure. We do not know if it worked, but as Dr. Doria said, it is a better measure than a sugar cube soaked in kerosene, a popular measure during that time.

For Covid, things are different. We have experienced it ourselves: we have integrated online working and studying into our lives and got used to sanitizing everything and wearing masks in public spaces. So many people were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on the internet, recording podcasts and vlogs, so the lack of data is not a problem. In fact, some programs are collecting such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Covid pandemic, such as demographic fluctuations and divorce rates. Nevertheless, one conclusion we can draw from the last pandemic is that the environment benefited from Covid-19. During quarantine across the world, air quality improv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lowered, and water and noise pollutions reduced. As Dr. Doria said, “When people in quarantine stop messing around, nature comes back.”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ffected our lives dramatically. It showed how reliant on each other we are. Dr. Doria said that the quick response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was the main force against the pandemic. Healthcare community have worked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to combat the virus. Their dedication and sacrifice have been truly remarkable and should not go unnoticed.

As we continue to discov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let us prioritize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ed efforts to combat future pandemic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provided essential guidelines for managing the pandemic, and it is crucial that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se measures. 🌍

末日启示录

—— 基于末日题材电影的讨论

编辑 / 张诗悦
主编 / 蒲严博

电影，是对现实性问题的想象性解决。追寻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连续性是人类的主线。我们从哪里开始，又会在哪里终结？人类挥刀向自己，以电影为刃，切割枯草燃烧、尸横遍野里的人性。在“末日”中重新审视灾难，在灾难中再次剖析人性。

在电影的末日启示录中，我们讨论《星际穿越》和《人类之子》，再度挥刃，直指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希望。

《星际穿越》：科幻巨作的末世情感

记者 / 周凯怡
受访者 / 佚名



电影《星际穿越》海报

记者：面对地球毁灭这一灾难，教授给出了两个选项，A 是得到地心引力算法和黑洞数据后建立空间站拯救地球所有人，B 是抛弃地球所有人带受精卵移民外星球。你是如何看待这两个选项的？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记者：虽然《星际穿越》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它所展现的环境灾难也有着现实社会的影子。你是否担忧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因为环境问题而毁灭，或者想象过末日的景象？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像《星际穿越》这样的末日题材的影片对人类情感的刻画的？人类的情感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受访者：我觉得以 Professor Brand 的身份，他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拯救人类，观照到全人类。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是 A 计划，和家人一起到外太空生活，这样生活才是更有意义的。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活下来，或者为存续人类火种而在其他星球生活，可能生活也会变得无意义。并且，我肯定是无法割舍我的家人的。因为人还是社会性孤独动物，有了群体，有了和你产生各种关联的各种人，你才“活着”。所以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带着我的这一切，让大家一起存活下来，这样才是最好的。

受访者：《星际穿越》中的末日是在食物非常欠缺的情况下产生的，植被稀少，沙尘暴肆虐。这种末日的场景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提起“末日”，我的脑海里迸发出来的是山崩、海啸、地震同时发生的场景。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受到了《2012》的影响，因为这部影片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末日题材的电影。如果有一天地球真的要毁灭，我觉得可能更大概率是一些人为造成的灾难，比如不断爆发的战争、环境问题，最后导致人类失去了生存空间。

受访者：我认为人类的情感是《星际穿越》在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非常喜爱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在真正的灾难面前，或者说在真正超越人类所认知的这种事情面前，也许我们已知的这些科学只是人类做出判断时的一部分依据，反而可能像“爱”这种更加让人难以摸索的东西，才是《星际穿越》故事前进的根基。

比如在剧情中，Cooper 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且清醒的角色。在宇航员们讨论前往哪一个星球时，他也表现得非常理智。他所拥有的所有信息都指向 Dr. Mann 的星球。但是，实际上这些信息也都是被伪造出来的。并且，他也被质疑是否想留下足够的燃料回到地球。这是电影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点。因为就像是 Cooper 这样一个理性的人，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判断。在最后，反而是情感上的链接让他得知真相。

所以，如果是我，在灾难之下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可能也会更加相信自己一些直觉或者情感吧。



电影《星际穿越》海报

《人类之子》： 人类繁衍与个体抉择

记者 / 王焰

受访者 / 冰摇黑加仑

记者：跟其他末世片相比，你觉得《人类之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受访者：《人类之子》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宗教隐喻，可以理解耶稣降生的故事。而男主也可以理解为摩西的角色。卡隆导演将这个宗教故事放在未来末世的背景下，实现了一种时空的对话。

末世片其实大多是直白强烈的，它把危机摆出来，让大家意识到它的急迫，然后用一部电影来讲述怎么解决危机。比如《流浪地球》第一部、第二部，这两部都是比较工整的末日片，很好地对应了我刚刚说的结构。尤其是第二部，直接用倒数和醒目的字幕告诉你现在是什么危机，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强调的是一种紧迫感。而对于末日中的人类，更多的讲的是怎么达成一致面对危机，这其中也会涉及冲突与矛盾，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

可是在《人类之子》中，一方面，整部电影的危机感是通过画面和配乐暗暗涌动的，像是把危机笼罩在一层薄纱之下，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在，都能窥见它的晦暗，但是没有面对面地和它短兵相接。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被描绘得很模糊，政治斗争虽然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线索，但是它只起到辅助作用，影片的重点都放在了护送 Kee 这一行人身上。



电影《人类之子》海报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你认为让人类繁衍下去重要吗？在《流浪地球》中也有让人类文明延续下去的记叙，你是怎么看待的？

受访者：我认为需要站在不同的维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站在地球或者其他生物的角度来讲，人类的繁衍并不重要。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长度远称不上是最久的，也会面对进化与淘汰。因此，无论是因为人类自己造成了末日还是将来随着时间人类被淘汰而灭绝，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看重人类繁衍这一点，顺其自然就好。

但是就整个人类而言，繁衍生存是每个种群的基本任务，是本能。所以真的到了末日，人类整个群体肯定会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寻求存活与繁衍的希望。到那个时候，个体更多的是被群体意志裹挟而去追寻繁衍。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

总的来讲就是，我了解人类繁衍在时间长河中近乎于不存在的意义，但是愿意在末日时为生存和繁衍进行斗争以达成种群的延续。毕竟每个种群求生的本能促使它去繁衍，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一部分。

记者：你认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为什么要对未来负责？

记者：在文艺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当末日来临时，人类总会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设定，人类在集体面临灾难时往往会诞生某种情怀或团结心态，你觉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记者：你觉得可持续性发展的人类社会该是什么样的？

受访者：你不得不承认，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觉悟。大部分人是自私的，利己的，忙于营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问题。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做到的无非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听听政府号召响应一下政策以达成可持续发展。而这种行为说到底和维持群体的社会秩序是差不多的。未来的危机往往酝酿在当下，所以过好当下就是对未来负责了。

受访者：任何生物都是趋利避害的，而我们作为有智慧的生物，有更强的权衡利弊的能力。产生这种感情是生物本能，面对末日，每个人的能力都很微小，难以抵抗，想要对抗危机只能聚沙成塔，所以这算是一种正常的、明智的选择。人类自发的团结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团结都是在危机逼迫下的被动团结。实例也不胜枚举，《流浪地球》第二部里面对月球危机各国都拿出了核武器。平日里威慑彼此的武器现在成了大家维护集体利益的武器。

受访者：有边界感，对万物生灵都抱有敬畏之心，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适度，中庸，谦卑不自大。让自己融进其他生灵才能和它们长久的共存。但是从时间维度来讲，顺其自然就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跟经济波动一样，总有灾难频发危机重重的年代，也总有和平繁荣河清海晏的年代。

“末日”作为一个词语，几乎被所有人熟知，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认真考虑它的真实指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末日似乎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概念。如果末日难以细思，而灾难是随着自然界中的种种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可避免性而随时发生的，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去思考一个问题：当灾难来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灾难的发生对人类有着某种特殊启发——让人能共感别人的痛苦，难得地意识到“我”即“别人”，“别人”即“我”。而在灾后的“重启”中，更是需要人类之间的携手并行。人们在防灾减灾上走了很长的弯路，但是，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也从未停步。

人们在灾后重启中总是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勇气激发了我们内在的潜能。 完全可以说，人类克服困难的勇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之一，人类克服困难的勇气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我们希望以后能看见少一点的灾害，但是没有灾害的时候，也能看见人类勇气的具象体现。



电影《人类之子》海报

灾难洪流中的普通人

记者 / 周凯怡
编辑 / 张诗悦



摄影：郑泰烁

前言

诚如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所言，“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纵观历史，苦难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在灾难面前，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如此，每一次灾难的爆发总会催生出许许多多的情怀与思想，那是我们，每一个微小个体对历史洪流的见证。以下文章来自同学投稿，记录下作为灾难见证者的我们那些珍贵的思绪。



菩萨

文 / 李雪原

01 “小狗”

有次回乡吃席，路上看见前面一个男人骑摩托车，后座挎着两个大铁笼子，全是乡下捕来的土狗。爸以前就跟我说过，农村有专门药小狗的，要是谁家的小狗丢了，八成是药去卖成狗肉了。我跟爸说，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干点什么不好，要去偷别人的狗。爸说，世道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为了谋活路，偷条狗，也是迫不得已，人要吃饭的。

狗儿们挤在一处，费了劲地把头往外伸，眼巴巴的望着我。
那眼神，像是把我当成了过路的神。

02 “麻雀”

我第一次被封在深圳的时候，刚翻过了年，天灰蒙蒙的。那天一早我睁开眼，从床上坐起来，看见对面一个阿婆跪在楼顶上，双手合十，拜的很虔诚。她面前摆着菩萨像，还用盆栽土插了几根红色的烛，城中村的窗玻璃是绿的，又脏。我站起来把窗户推开，透过两根不锈钢护栏间狭窄的缝隙看她，目光越过那些杂乱的晾衣绳。
我好像只能听到麻雀的声音，它们扑动着翅膀，轻而易举地从一栋楼飞到另一栋楼，从一个城中村飞到另一个城中村。而刚接到封闭通知的人们还在熟睡，世界上似乎只剩下我和那个拜菩萨的阿婆。

那时候我二十二岁，生平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也许世界上根本没有神。

03 “外星人”

封控的时候,我和室友白天去楼顶晒被子,晚上去楼顶散步。楼顶很热闹,老人跳操,小孩骑着学步车乱跑。千家万户的窗都亮着,我趴在楼顶的栏杆上,看对面住户家的电视机。蛇口的风很大,看见黑白花的蝴蝶颤抖着翅膀飞到八楼,我才知道春天已经来了。

那时候我发现很多好玩的事,比如月光很亮,站在楼顶的白墙面前,能投下一个人的影子。又比如侧过头贴着栏杆,闭上眼睛能听到空心不锈钢管里的声音。

我之前听过一张 NASA 的专辑,录的是宇宙之间各个星球的电磁波,那晚发现它们与不锈钢护栏里的声音如出一辙。我于是幻想我已被二向箔压成了一幅画。当巨人从遥远的星座望向太阳系,他将目睹一场壮烈而静默的集体消失。在历史的维度之外,我,叠着这栋八层小楼,这颗对我来说逐渐变得陌生的星球,同时以片状的形式永存。如同不锈钢栏杆和星球的相似性,那一瞬间,我将在这幅画中展示出宇宙的分形。

“多开阔啊”

我第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夜半推门清风拂面,和一株竹子四目相对,品尝山野的香甜。我于是不羡慕那些麻雀了,开始一心向往被压成一幅画,无比宽阔且处处相连。

月亮最圆的那一天,家里也被封了,我心里很难过,同外婆小姨视频。外婆只问我有没有吃的,我说有的,又问我有没有睡好,我说有的。想起疫情前的一个暑假,我住在外婆家,每天晚上看她烧香,安安静静地拜,求菩萨保佑。我想外婆现在大概再拜得勤,可我丝毫没感觉被菩萨挂记,只觉得心里面酸得很。外婆心疼我,担心我,可我那时仅会因为想着变成方片儿而觉得开怀,其他三维的事情统统提不起兴趣。塑料喇叭不眠不休的声音,出租屋,微信,隔着铁门递进来的外卖,红色的隔离带。我觉得我自己挺没用的。

毕业之后二手群一直没删,那天点进去,看到仲英的妹妹们在群里换学校配发的物资火腿肠,用十三根王中王换玉米肠。后来校友会提议填词《灯火里的中国》做抗疫歌曲,大家写得众志成城好不热闹,我一看,又觉得羞愧。字里行间的信心满怀,是扛起大旗就要往前走的歌。可我已经写不出光明敞亮的东西。一年了,两年了,眼看就三年了,我不能不诚实地对待那种疲惫感。

我似乎只剩下私情。



上海家长拍摄

04 “牛”

第一次见到狐狸的时候,我们吃了烤肉。不知道怎么说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狐狸说见不得杀牛。牛是可靠的,牛把人当主人,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人杀来吃。狐狸说小时候看见牛的眼睛,泪汪汪的,忘不了那个眼神。

看见狗被偷去卖,那样的眼神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心疼。我爸说我伪善,只见畜生苦,不见人苦,问我怎么不心疼心疼人。

菩萨手持白花,端端坐在云里。

而我们又能去求谁呢?



雨天核酸 张文阳 / 摄



Part 02

人性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从三年的迷雾中走出，我们却仍彷徨在远方的战火与震后的余波中。“灾难报道”一直是传播学的严肃课题。灾难之下，人与自然的纠缠、人与人的命运浮沉都值得深思。作为记录者，写下关于灾难的思考是必然的工作；作为思考者，在至暗时刻为黎明奋斗是坚定的选择。

灾难之下

记者 / 唐可馨

编辑 / 贾涵

主编 / 蒲严博

前言

灾难未临，有人杞人忧天、有人毫不在意；灾难当头，有人舍生取义、有人独善其身，有人坦然接受、有人虔诚祈祷；灾难过后，有人奋起反抗、有人顺其自然。关于灾难，我们有太多可说的——道德抉择、信仰祈福、灾难记忆、灾后重构……围绕以上话题，栏目组举办主题沙龙进行了多方面讨论。

面对灾难时的道德抉择：救己？救他？

主持人：最近几年发生了各种各样令人痛心的事情——汤加火山爆发、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土耳其大地震……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灾难似乎离我们很远，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世界好像依旧平静。就像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畅所欲言，不必担心生活会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和反思那些灾难，灾难，就只是发生过，然后被遗忘。实际上，日常生活也是脆弱的。如果将宇宙诞生到现在算为一天，人类历史也不过是午夜最后的 25 秒。灾难将人类对永恒安定的渴望和对变动的不安推至台前，要求人类在迷雾中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刘慈欣《流浪地球》

同学 A：我觉得咱们生活环境还是很平静的。我从小其实没有经历过重大的自然灾害，除了今年广东发生的几场小地震。但这几次地震震感很小，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主持人：提起地震我会想到小时候的地震演习。模拟地震发生的场景时，在高度紧张的情境下，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如何让自己优先逃生。在真正的地震来临时，或许有人能像“英雄”一样对抗本能，优先救别人，与死神较量。

同学 B：是的，面对灾难时，如何去平衡个人私利和道德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在灾难来临时，大部分人还是很难做到舍己为人的。地震发生了，大家肯定第一时间都会自己先往外跑，这是求生的本能。但是，当我们跑出去之后，大脑判断自己已经处于安全的环境，此时人类后天经过行为约束和教育所形成的道德感开始发挥作用，驱使我们反思甚至自我谴责。这时候，人们或许会开始评估实施救援的风险，开始考量现在去救人是否会危害我们自身的安全。

主持人：总的来说，这要看个人利益和社会道德作为两股力量如何影响人类在灾害中的表现。我认为，大家在灾难发生的那一瞬间其实都是会有所顾忌的。当你确保自己安全时，你才会让道德感重新主导自己的行为。

同学 C：我觉得这些面对灾难时人的思想斗争——是否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其实体现出人的社会性。人在面对灾难时，会将一套社会价值体系作为标准去判断自己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一种是在以保全自己为优先级，另一种是以保全群体为优先级。价值体系的标准直接影响采取的行动，但处在灾难这一特定情景之下，价值体系会发生相应改变。这也导致人们会做出与平常不同的权衡与选择。

灾难中的“信仰”

主持人：在电影场景中，灾难来临时人们总是会下意识祈祷。这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信仰感也值得讨论。

同学 B：我觉得信仰是一个大家都有点了解，但又不甚理解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很抽象虚无的概念，但它往往会在一些极限的情境下发挥巨大的力量。根据 2018 年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显示，中国信教公民近 2 亿。这个比例不是很高，可是大家心里或许都有一种朴素原始的信仰感，不一定是宗教。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包括但不限于灾害），我们会以祷告的方式去祈愿。但我们祷告的对象却是模糊不清的，可能并不像一些有着古老历史和庞大体系的宗教，有专门的仪式和清晰的对象。

同学 C：对，我们所谓的灾难中的“信仰”不一定是像传统的教徒一样。其实我觉得这种信仰更多的是一种给自己的心理暗示。而所谓的祷告，其实是人向内去寻求支撑精神力量的一种过程。当我们谈论灾难之下的信仰会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是因为客观上我们是无助的，我们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左右在灾难当中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祷告的方式，在主观上让自己得到宽慰。

同学 A：我们在灾难中的祷告、祈求，实际上是在人无助的时候的一种本能反应。

同学 B：当然，有的时候信仰也会在灾难中崩塌，这里我所说的信仰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例如，14 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动摇了信徒对宗教的信仰，使他们开始怀疑宗教所宣扬的美好世界和创世主是否存在。于是，人们转而开始寻求自己内心世界，进而掀起一场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艺复兴”的运动。这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非宗教的信仰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灾难中可能更多地是需要一种自我的精神慰藉，而不一定是“信仰”。

信仰能将具有毁灭性的绝望变为逆来顺受的屈从。——布莱辛顿

杞人忧天 vs 有备无患

主持人：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期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某地的超市货物售罄、食物和生活用品价格飙升、药品和防护用品供不应求……事实上，在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甚至还未波及的地区也不乏这种现象。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

同学 B：我觉得有一些人已经不是单纯的事前准备，而是一种执念，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名称，叫“生存狂”。他们热衷于为各种可能到来的“灾难”做准备。他们会假设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些夸张，比如生化危机。而且他们准备得十分精细：挖地堡，购买枪械，准备详细的逃生计划……有人甚至更加荒诞，把自己的家庭都“备份”。这种过度畏惧灾难而导致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至违反社会公德和秩序的情况，应该被重视起来。

同学 D：但是适当、合理、科学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比如说人类为确保人类及其他物种的延续所创立的一些基因库、种子库，在灾难过后的重建工作中会发挥重大作用。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说某一物种灭绝了，我们依然可以借助这些事先保存的基因进行研究。

同学 A：我想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去缓解对灾难的焦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平静冷静地接受灾难的到来，坦然面对生死。这种心态至少可以保证，当理智无法帮助



讨论会现场

你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时，你在精神上不会因为灾难而饱受折磨。

同学 C：我觉得这种对灾难的过度焦虑其实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心态——一个人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可能会根据所谓的一些“不祥征兆”，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觉得这件事情将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其实是悲观的心态最终导致了坏结果的发生。此后，这个人会更加对这些不祥征兆的准确度深信不疑。

主持人：每个人对灾难来临的畏惧程度不同，会导致不一样的态度倾向和行为结果。而对前方灾难的未知性的过度恐惧会给整个社会的心态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把握“程度”的问题。而灾难之所以可怕，往往是因为它们的难以预测性，和它带来的变化和失序。

“The fear of danger is ten thousand times more terrifying than the danger itself.” —— Daniel Defoe

群体灾难中的个人感受和灾难记忆

同学 B：我生活在上海，2022 年的时候上海几乎全域静态管理。对于很多人来说，封控对他们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我其实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并不深刻。可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被封期间食物供给比较紧缺，作为在校学生，要留在学校，不能回家。我只是觉得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因此感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灾难的恐慌感。

主持人：在灾难中人们的身份不同，例如，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亲历者和旁观者。不同身份的

主体对灾难的个人感受也会有所不同，后期形成的对于灾难的记忆也不同。

“十年前的汶川记忆让我双眼盈满泪水”——独立摄影师 陈强

灾后社会，重构还是崩塌？

主持人：疫情最紧张的时期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我们再回望那段时光，不免会有万千感慨。

同学 A：相比起我的学弟学妹，其实我觉得新冠疫情对我在学业上的冲击和影响是比较小的。2020 年到 2022 年的高考考生一直在反复地经历封校和解封。我想这对于他们来说的影响会更大。

主持人：是的，不同群体对灾难本身和灾后秩序重构的印象和反馈是不同的。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灾难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更多是因为我们的灾后社会秩序的重构是比较成功的。这种高效的秩序重建在无形当中消除了我们对灾难的余悸。

比如，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方针，全力保障食物基本供给，尽可能早期稳定住疫情后的社会格局和基本秩序。

同学 A：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方面做的并不完善。灾后秩序重构失败会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衍生出暴力冲突甚至动摇政权基础。这是因为人们经历灾难之后会产生对现有的社会的绝望，在寻求社会援助无果后，他们会完全失去对政府、对国家的信任。一旦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呈井喷之势爆发。

结语：

当灾难来临，救他还是保己？当灾难过后，社会秩序将会崩塌还是迎来某种意义上的重构？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上所发生过的灾难，我们似乎难以评定——未经他人难，怎知他人苦？在媒体伦理中，对灾难的记录是严肃敏感的议题。那血淋淋的现实，人们“可以理解，却无法忍受”。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在一次次的自我审视和超我假设中去探讨人、人类和人性。



讨论会现场

A FANTASTIC CONVERSATION ABOUT LOVE, WAR, AND GOODNESS

记者 /Pawel Knabe

特约记者 / 于睿

编辑 / 黄若瑶

摄影 / 陈鸣

编者按：本次访谈嘉宾是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Melvin Sterne。他已出版两部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32 篇个人短篇小说以及十几首诗歌和散文。他主要研究领域为小说写作和 1870 —1980 年的美国文学。以普利策奖获奖小说《呼唤奇迹的光》为引，我们和 Melvin 教授讨论了灾难之下的爱情和黑暗时期人性的选择。

Editor's note: Prof. Melvin Sterne currently teaches in and leads the First-Year English Program at CUHK-Shenzhen. He has published two novels and two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and 32 individual short stories as well as a dozen poems and essay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fiction writing and 1870-1980 US literature. Beginning with Pulitzer Prizes winner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Melvin leads us on a fantastic conversation about love, war, and goodness.



Melvin 与《神仙湖畔》杂志记者、编辑合影

以下是 Melvin 的讲述：

Here is our conversation:

Q1 Editor: In our informal meeting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ar and the book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Could you talk about it more?

A1 Melvin: This book, as you said, is about war. I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I have ever read. As a writer, I focus not only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book but also on the structure. A thousand people write books about World War II today. Only one of them will get published. Why are we reading this book and not some o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book, there is a 16 years-old girl, Marie-Laure. She is on the 6th floor of a house alone in northern France. Standing by the window, she is listening to airplanes that fly overhead and waiting for her grandpa who went away last night and said he would be back in a few minutes. But he has not returned.

This is 1944, near the end of WWII, when it is a bad thing that people go out and don't come back. Marie-Laure hears a fluttering sound and reaches up to the window. There is a piece of paper. She takes the paper in her hand. She can smell the fresh ink. The paper says that: all residents leave the town immediately. This is the Allied pilots' message to the citizens before they bomb this town. But Marie-Laure cannot get the message — she is blind.



Melvin 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Now you wonder what will happen to this girl. But the author does not mention her again for 75 pages! It is the most spectacular opening to a novel that I have ever read. Now all the rest of i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you keep reading and reading. And when you finally get to the girl. She is only about 6 years old, losing her eyesight. This is in Paris many years before the war. And then it takes you all the way back to how she ended up in that room, missing her grandpa. And what happens in the next few chapters? You will never know.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I read that book. It's extraordinarily poetic and beautiful. And... it is a love story as well.

Marie-Laure's grandpa and his brother aired a radio program before WWI. This is in the days before commercial radio, they take it as a hobby. They talk about science and just broadcast it on the radio.

A young boy, an orphan, being raised in an orphanage in Germany. One day, he finds a broken radio and repairs it. An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he listens to is Marie's grandpa and his brother talking on the radio. Soon, he becomes obsessed with the radio. Then he is taken into a special military school for bright students learning more about radio. In the army, his mission is to use radios to triangulate and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enemy radio broadcasts. And by the end of the war, about 1944, the girl and her grandpa broadcasted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The German boy is tracking her down.

At the end of the book, he finds her. But rather than kill her, he actually saves her from another German soldier. As a couple of teenagers, they spend a few hours together and fa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y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that's about to be bombed. So ultimately, he guides the girl to safety. He himself is taken prisoner and eventually dies as a prisoner of war. She grows up with a full and happy life despite her disability.

Is this book about violence in the war? Absolutely. But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transcenden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really seems to make u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rest

of creation: We can choose whether to help or to harm. If you are a snake, you will eat a rabbit because you need it. You will never think about it. Most creatures simply act on impulse and chemicals and survival instincts. But humans can choose. That is the beauty of this book. I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value of that choice and also talks about the long-lasting effects that violence has on us.

Q2 Journalist: We can choose and we can do good things. Kindness will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someone's life. Those moments are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Can you give us more examples on this topic?

A2 Melvin: Yes.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traveled with one of my friends once. We had been traveling for 7 days and got left off from the ride on the freeway. We lost our way with no money in a scary place. And we were hungry. At this point, we looked up and saw a kosher delicatessen. Walking inside, my friend and I were both utterly astonished by what we saw: the owner of this place, walking toward us with a couple of sandwiches and big piles of potato salad. And he just handed it up to us for free.

Now I happened to notice, on the back of his left hand, it was a number. He was a holocaust survivor. Here was a man who had been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How did he end up in America and running a delicatessen? I have no idea what his story was. Maybe the sandwiches were just that no one wanted. Maybe he made a mistake. But he looked at us and he said those boys were hungry instead of throwing us out of his store. We did not have any money and did not pay anybody. But he fed us.

40 years later, I still remember that act of kindness. I won't say it immediately changed my life. But I do not want to see people go hungry. I will buy food for strangers. I will pay for meals for people. I will do little things. I paid that sandwich back 100 times or more over. Right? That's an example of how small kindness changes someone's life.

Q3 Editor: I agree with you. But sometimes kindness or goodness is just overwhelmed by violence or cruelty. In the book, Verner (the protagonist), the boy, has a friend in the military school. Verner is supposed to help this boy but he does not, because he thinks his friend deserves this. That is the moment when kindness disappears.

A3 Melvin: This boy, Frederick, is punished for refusing to throw water at a prisoner in winter. He is beaten severely and has life-long brain damage. Kindness needs courage. But it takes courage to refus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wrong too. And for Verner, I do not think he shows no sympathy for Frederick. He is too afraid to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at time, under that special situation. But later on, I think that he learns from this lesson. After all, he refuses to identify the house with the radio transmitter, even though he has found it in the end. Sometimes it just takes time to develop the courage. Maybe that's why that example is so powerful. Maybe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actually do good things— it's easier to do bad things. It's easier to stay silent. When we have more people who speak up and do good things, maybe more people will be encouraged to do the same.

Q4 Journalist: ‘Disaster’ is generally a big topic. But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to narrow the topic down. Recently there is a popular movie *Suzume No Tojimari* (《铃芽之旅》). A fantasy story between a college boy and a high school girl. Basically, they are dealing with earthquake issues. The door is used as a symbol of all the disasters. They are on a journey to close the door and fall in love. It only takes about a week. Is this the ‘real love’? And how can we define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under disaster? Are they true?

A4 Melvin:
What is love? It is one of those beautiful, wild, weird, and mysterious things. Have you ever seen a movie called *When Harry Met Sally*(《当哈利遇上莎莉》)? A good movie. It is about two people who meet when they were in college, but they do not actually become a couple until 20 years later. It is harder to tell a story about people who take 20 years to fall in love than about people who take 20 minutes to fall in love.

My experience is that people often confuse attraction with love. Do you have ever seen someone who was attrac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it is like all these hormones and chemicals things start running around. That is not really love.

For me, love begins with deep, abiding, spiritual respect for another person. Who is this person? What is the substance of their existence? What are they like? Are they honest? Are they kind? Are they hard-working? Are they responsible? Are they gentle? Moreover, can you communicate? Do you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Because if you talk about a sexual relationship, no matter how young and passionate you are, you are still going to spend the majority of your time as friends, not as lovers. Then finally you can have a lifelong, satisfying relationship.

In India, Love is made up of three elements. There is a saying that love is like a teacup. You put it on the pot on the fire and warm it up slowly. But in America, it's the opposite. It is like you pour boiling water and then watch it cool off.

You ask a question about the way, but it isn’t the only way for people to fall in love. The one could be somebody you grew up with or somebody you met once on a train. It can happen in a heartbeat. It can take years before you look up and go. Love is one of the great mysteries. That is why I’m teaching a class called the Literature of Love and War, because for me they're the two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n the world.

Now,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you can put two things together: one thing you fear most and one thing you want most. Love, war. Relationship, rejection. At a certain point, the characters have to make their decision.

I experienced several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it is sweet, and sometimes it is tough. That is life. The girl on the train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or break your heart. But it does not really matter.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out.

I do not regret having my heart broken and hardship. I have learned something from

lessons. One thing is certain: I would not want to go through life and not have emotions and feelings. That means the beauty and the sadness we get to feel. If it were not pleasure, would we really know pain? If there were no boredom, we would not really know the excitement. These things only exist in binary form. An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life that I thought were the worst things that could happen, turn down in the long run to be some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can ever happen.

Q5 Journalist: People always discuss that there is no disease, no war, and no death one day. Then life will be really good. But personally, I don’t think people will enjoy living in a perfect society. Instead, we would have widespread depression, suicides, and so on. We need to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This is what defines who we are. Do you agree?

A5 Melvin: The only two things t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from you? Your experiences and yourself.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survive and struggle. You have to deal with what it puts on your plate every day. And try to be grateful, because the situation could be worse. Every day is something. It is almost like a philosophy, ha.

Q6 Journalist: Some readers of our magazines have been through certain types of disasters or trauma, and adversity. We have students that come from Sichuan and experienced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people who experienced floods in Henan. As a sophisticated writer, a passionate professor, or a normal person,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those people?

A6 Melvin: Most people learn more by overcoming adversity, and making decisions about how they respond to their circumstances. When something happens, we can choose how to respond. There is a saying you can't make me angry, but only I can make me angry. Why should I get up my emotional control with someone else? I can create a space

between when something happens and react. I do not always do that, because I am a human being. But we have to face these difficulties. It could be a traumatic event like an earthquake. It could be the death of someone, it could be anything.

I injured my left leg and it required surgery. The doctor told me you would never run again. Back t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went down to the track when my leg was still in a cast and I started running, Now, I am 67 years old, and I am still running. I have a dozen marathons. I never won. But it worked out that way. A very wise man once told me when I was complaining about some things: If I stick out my foot to make you fall into my bottle. Shame on me. But if I come back here next week and you're still falling. Shame on you. Life sometimes is just unfair. You can choose to live your life as a victim or not.

We always have to choose. 🍀



Melvin 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海豹、飞鸟与灰烬，这是个爱情故事： 《火山挚恋》纪录片推荐

主编 & 推荐人 / 蒲严博

导演：萨拉·多萨

编剧：沙恩·鲍里斯 / 艾琳·卡斯帕 / 乔瑟琳·查普特 / 萨拉·多萨

主演：米兰达·裘丽 / 卡提亚·克拉夫特 / 莫里斯·克拉夫特

类型：纪录片

制片国家 / 地区：加拿大 / 美国

语言：法语 / 英语

上映日期：2022-01-20(圣丹斯电影节)

片长：98 分钟

又名：火山之恋 / 爱蹈火 / 爱之火

IMDb: tt16227014

豆瓣评分：9.1



剧情介绍

Katia 和 Maurice Krafft 除了彼此相爱之外，还深深迷恋着火山。二十年来，这对热爱冒险的法国夫妇纵情于与自然之间惊险、刺激的“三角恋”。两人追随全球的火山喷发和余波，用惊艳的摄影和震撼人心的影像记录他们的发现，并通过媒体和巡回演讲与好奇的观众们分享自身经历。最终，Katia 和 Maurice 于 1991 年日本云仙（Unzen）的一次火山爆发中丧命，但他们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自然的丰富知识和遗产。

这部隽意满满、充满视觉震撼的作品荣获 2022 圣丹斯电影节美国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剪辑奖，同时亦被选为 2022 瑞士真实影展开幕片。（豆瓣）

观后感悟

海象、飞鸟与灰烬，这是个爱情故事

笔者 & 编辑 / 蒲严博

第一遍，我断断续续地、惨无人道地将《火山挚恋》斩成了三段看完。第一次是在从温州去往深圳的动车上，卧代二等座粗暴地将六个毫不相关的人塞在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里；第二次是在从深圳飞往杭州的夜航飞机上，灯光昏暗催眠，唯有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执着变换着另一个世界的色彩；第三次，我终于静静地在自习室把它看完，不仅为了忙里偷闲地精致摸鱼，更有点捏腔拿调地想着四方的书桌上承载着一个随时会灰飞烟灭的原始宇宙是什么级别的抽象。总之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静静地把这部兼具惊艳与沉思的纪录片电影完整地从头看到了尾。我看到了海象、飞鸟与灰烬——然而这三者的组合，确乎是一个爱情故事。

获奖情况

- 第 95 届奥斯卡金像奖（2023）
最佳纪录长片（提名）伊娜·菲奇曼 / 沙恩·鲍里斯 / 萨拉·多萨
- 第 76 届英国电影学院奖（2023）
电影奖 最佳纪录片（提名）
- 第 38 届圣丹斯电影节（2022）
评审团大奖 纪录片（提名）萨拉·多萨
- 第 34 届美国制片人工会奖（2023）
最佳纪录片制片人奖（提名）

一、海象与飞鸟

“卡蒂娅就像一只鸟，莫里斯则像海象。”

卡蒂娅从小便与寻常女孩不同。在别人还在拿着洋娃娃过家家的时候，去意大利看火山就成了她儿时的梦想。如此叛逆的卡蒂娅，一度被父母送去了专门管教女孩的学校。莫里斯也是如此——离经叛道的他，自从七岁见到第一座火山，就将这个危险的巨兽视作是一生的追求。二人相识于史特拉斯堡大学。最为可信的说法是，他们在一家咖啡厅遇见。面对二人共同的热爱——火山，更是能坐在咖啡馆中从天亮聊到天黑。进咖啡馆之前，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孤独地研究着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会理解的美丽；走出咖啡馆之后，他们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他们再也不孤单，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

莫里斯和卡蒂娅就像两个特种兵——地理和时间困不住他们的脚步。他们会在全球各地好友的帮助下，尽量在火山爆发的当下赶到现场，见证并记录原始的伟力。“卡蒂娅注重细节、事情之间的关联；莫里斯则看重单一事件，讲求宏观。两个人都会观察世界，但方法各有不同。卡蒂娅会用相机，以静态的方式捕捉画面；莫里斯则追求动态，录下数秒的影像，每秒 24 帧——他渴求拍下所有的镜头，因为这些奇观可能会消失。”他们是如此鲜活，又是如此灵动。他们在悬崖边缘用扔石头的原始方式测试长得像 UFO 一样的金属头盔；在荒漠上策马奔腾致敬《荒野大镖客》；在雾霭迷茫的硫酸湖上泛舟；手握滚烫的岩浆看着它在手心里像个烫手山芋一样逐渐冷凝成形……在他们的影像里，枯燥而孤独的征程也常有幽默和欢笑。

他们于 1991 年 6 月 3 日葬身于日本云仙岳灰火山爆发之时。找到他们时，他们的遗体已无法分辨，只能通过莫里斯的手表和已经熔化的摄像机判断他们的身份。但或许莫里斯早对他们生命的终结有了感悟：“我不遗憾，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活了一百年。”

二、灰烬的燃烧

当我们谈论火山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是谈论它炽热绯红的岩浆如同大地的血液流淌；是谈论冷凝后形成的岩石盘根虬错，彰显着非生物的生物灵性；是谈论它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矿产、肥沃土壤——抑或谈论它让人类流离失所、万物荒芜、生灵涂炭？卡蒂娅和莫里斯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一次次问自己这个问题。

“只有远离人类，才会爱上人类。”这是卡蒂娅与莫里斯的哲学。和战后一代的众多青年一样，他们反对战争、歧视与结构性的压迫。在为火山奔走的同时，他们也在为了声援越南人民走上街头。“人类的节律”如此不堪，以致不满与幻灭在当时青年的心中如杂草疯长。正因如此，卡蒂娅与莫里斯转向探索“地球的节律”，以期在自然的规律与永恒中栖息。但是即便离群索居、远离人类，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芸芸众生的凝望。是什么让他们不止于记录火山孤独的美丽，更带着全人类探索这个“地狱的锅炉”？或许是因为 1985 年 11 月 13 日，由于当局没有相信火山学家的预警，哥伦比亚鲁易斯 2.2 万人丧命于火山爆发。

“卡蒂娅和莫里斯穷极一生记录地球的心跳，还有血流。现在他们感觉到自己跳动的心破碎了”。当卡蒂娅看见人们找到了断肢残臂，却再也找不回他们的家时——莫里斯恰好在外演讲火山的创造力。火山天使与恶魔两面的激烈对撞，使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质疑自己人生的使命。从此以后，他们变本加厉地涉险，记录危险的火山爆发实景并将这些影片做成科教影片宣传——让各国当局引起对火山灾害的重视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成了纯粹研究之外更重要的使命。

他们认为每一座火山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无法被分类——却也因其爆发的剧烈程度，将火山分类为红火山与灰火山。他们认为人类妄图以万物灵长的姿态摆布地球是荒谬可笑的——却也因为想让各国政府了解火山以减少火山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威胁，而一次次以身犯险，拍摄了许多震慑人心的美丽又危险的画面。或许他们亦步亦趋，或许他们常常跌倒，但他们从不是站在边缘对人群中央的沸腾投以冷眼的人——他们是在人群边缘，对自然和人群报以敬畏和温情的人。



或许面对火山来说，个体本身和个体情感都微不足道。人类傲慢地攀爬到见证了千古洪荒的巨石、熔岩和尘灰面前，就像密密麻麻地在大象身上爬行的蚂蚁，他们挥舞着触角和放大镜，大声说：我要认识你，为了——科学！或许火山只是耸耸肩，给予冷然一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描述历史时必须采用地质时间而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人造时间，因为一切人工的计量单位在此失去了有效的度量意义。吾生须臾，一块爆发后遗落的残片都能比我们见证更多的光阴流转。“经过了漫长的地质年代，一系列力量在地球内部碰撞，触发了一瞬间的火山爆发，永久重塑了地球的形态。横跨了人类的两百万年，有两个微小的人类，生于相同的地方，同时……他们也热爱相同的事物。而他们的爱让我们更靠近地球。”正因如此，二人的情感与火山产生羁绊之后也染上了近乎永恒的色彩。

我不愿将《火山挚恋》单纯地定义为一部爱情纪录片抑或自然科教片，它应是一部整个制作团队与已故主角作为浪漫主义者献给这个混乱世界的一吻。

台词精选（来自纪录片《火山挚恋》）

“我偏爱热烈而短暂的人生，胜过漫长但无味的一生……我见过如此多美丽的事物，所经历过的事让我觉得自己已活了一百多年。”

“人会爱上自己所知的事物，却更爱未知的事物。”

“向彼此，向火山，向自然，向人类。”

“只有远离了人类，才能爱上人类。”

“尼采说，傻子是一无所有仅剩理智的人。”

“Understanding is love’s other name.”

“I imagine the spectacle of us seen from above: a ridiculous column of tiny ants climbing up the back of the giant beast and saying in arrogance: ‘I climb upon you to understand you, to tear your thousand-year-old secrets from you, so that science can progress! How great is the ambition and vanity of man?’” 🐜



Part 03

重构

风暴缓缓离开，我们抬起头是满目疮痍。灾难真实地冲击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一个个弹孔。为了弥合弹孔我们能做些什么？弹孔里是否会落下种子发出新芽？我们向往的未来总是阳光明媚的，可为了修补我们要努力睁开眼睛，看清光芒万丈的红色太阳下真实的景象。对，我们从不遗忘。在这一篇，我们重构，重构灾难后的城市和为此受伤的心灵，并许之以光明的未来。

灾难之后： 一场超越的对抗

记者 / 文玄亦、丁凯伦

编辑 / 洪悦彰

主编 / 蒲严博

前言：

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文明上不可回避的挑战。自古以来，无数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痛楚，也迫使人类对生命、对存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和探索。面对灾难，人们如何应对和抵抗？如何理解并超越？如何从中汲取教训和启示？

“绿里环保协会”和“模拟联合国”两个优秀的学生社团，在各自的领域内思考着如何抵抗灾难并付诸行动。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模拟联合国”社团的汤杰同学和来自“绿里环保协会”的巫雨婷同学，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于灾难相关话题的思考和讨论。



学生社团“绿里环保协会”和“模拟联合国”学生代表接受本刊专访。

《神仙湖畔》：在你们的理解中“灾难”是什么样的？

巫雨婷：灾难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就自然灾害而言，比如汶川地震、河南水灾，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的人而言，尽管会一定程度上产生共情，但还是会认为灾难非常遥远，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而人为灾难，比如说恐怖袭击或者楼房垮塌，则是生活中难以预见的意外。灾难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疏离了，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被一些别的心思所占据，这导致了直到灾难真正来临前的一刻，我们都不会真正去特别关注灾难。

汤杰：首先我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对灾难的感受程度和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此来说的话，还应该考虑到个人的灾难。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应该是在一个社会范围内，那也就是说灾难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对一个社会集体产生巨大冲击或者巨大创伤。更进一步说，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会体现在稳定性受到了破坏。第一点是生产的稳定性：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减弱了，不能保持生产、发展经济。第二点是生活的稳定性：个人和集体稳定、安全的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神仙湖畔》：有的时候个人的灾难有没有可能正好是一种社会思潮在个人身上的一种体现？

汤杰：我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的现状和想法都是由他的生活环境及成长历程决定的。个体与这个社会的不兼容性的确可能会给他带来心理创伤和一种割裂感。

巫雨婷：我认为这样的不兼容程度如果没有超过一个阈值，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还是相对稳定的。这与我的个人价值观有关系，我觉得放在个人身上的灾难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些没有好坏，要看具体的情况。

汤杰：我还想补充一点，跳出人类的价值判断，从更广泛的宇宙观来说，灾难其实并没有一个消极的本质，只是因为人类是追求稳定的，而灾难正好破除了原有的稳定，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灾难就是消极的。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或是自然界的更替来看，灾难的发生往往是一次革新的机会，它会把旧事物转变成新事物。其实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好坏，这些判断都是建立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之上的。

巫雨婷：无论是战争也好，自然灾害也罢，它其实可能对某些人或者集体来说也是创造新事物的机会。所谓“不破不立”，灾难也有可能是一次改变的契机。

汤杰：从时间的成本来说，有时候灾难的改变速度会非常快，反倒降低了时间成本。我们比较一下：同样是要发展到“重新建立”这一阶段，选项一是把原有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拆除掉，选项二是没有顾虑地彻底抹除。哪一种更快？肯定是第二种。灾难确实破坏了当时所处环境的稳定性，但仅此而已，对于后续到底是怎么样的，向上发展还是向下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巫雨婷：刚刚提到成本，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并没有成本的概念。可能在几十万年前因为一次火山喷发，发展了很久的整个生态系统就毁于一旦了。但是正是这次火山喷发带来的火山灰，在数万年的演变之后，让整个岛上建立起比原本更加繁荣的一个生态系统。另外，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自然灾害到底是有利于生存还是不利于生存，也是互不相同的。

《神仙湖畔》：正好刚刚两位都提到：灾难对原有的秩序和稳定性是造成一定影响的。灾难来临之后，我们作为人来说，肯定是更加倾向于去弥补它所带来的这种危害，你们对“抗”和“救”这样的动词怎样理解？

汤杰：对于大多数灾难来讲，联合国所做的都是尽可能遏制灾难继续发生，减小灾难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从联合国的视角出发，在碰到战争冲突或者自然灾害的时候，首先第一步一定是先让冲突缓和、停止，或者阻止次生灾害。这就是“抗”，去阻止灾难继续发生。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一个相对稳定、可控的方式，来抵抗灾难。“救”则是在阻止灾难进一步扩大同时，去拯救更多的人，并且减少损失。

巫雨婷：对于自然界其他生物来说，它其实没有“抗”和“救”的概念。绝大多数生物在灾难中，要么幸存，要么被消灭。可能会有少数动物有救同伴的行为，但是肯定谈不上“抗”。再回到现在人类社会，人类“救”同伴、“抗”灾害，已经有办法跟自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抗，说明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对抗的一种具体表现可能是人类会追求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灾害，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灾害的好坏是主观上去定义的，其实它也有可能是一次机遇。人类有可能通过运用科技手段，可以把这些灾害转化成对人类发展的利好。比如说，如果未来科技能够把地震产生的能量用于促进生产，那地震将不再是一次灾难，而是一种资源。

汤杰：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技术去解决。比如建筑中有些材料不仅抗震，还可以吸收能量进一步转化，但是它如果很昂贵的话，就不会被采用了。

巫雨婷：这就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就是对因为某些科技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是资本投资的风险太大，或者大众对其了解程度不够。

汤杰：然而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说很多事情社会资源本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缺少“天下为公”这种想法。一方面是人人都想要会大量保留、积聚私产；另一方面社会中的很多资源被花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没有帮助的地方，比如军费开支。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的话，人类社会确实不应该发展这么慢，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原因和社会现状带来的客观限制。

《神仙湖畔》：我们刚刚谈到个人资产的不合理分配和军备竞赛所引发的无谓损失都会成为共同抵抗灾难的障碍，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作是文化、意见等分歧的产物，那有没有可能集体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也是面对灾难的一种抵抗方式？

巫雨婷：如果是在战争当中两个冲突的群体，他们各自在群体中都非常团结，那么冲突只会更加激烈。所以这里的“集体”应该是更大的集合，比如说全人类。

汤杰：人类面对自然灾害还是比较团结的，全人类在自然面前都有“存活、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和利益，就相对更容易形成统一意志。但是对于一些人为灾难，很可能就是由于意见分歧所引发的，不同的看法导向不同的目的，进而形成不同，乃至是对立的群体。先说自然灾害，比如对于一个发生在特定地区的洪灾，假如人类意志集中，也就是在理想的全球化背景下，其他地区必然会对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国也是在这方面会有所作为的，他们设有对应的基金会和行动小组，整体来说现在的趋势还是基于共同利益实现人类团结。但是牵扯到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协调时，冲突依然会存在。比如说战争，到底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侵略，几乎永远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站在不同立场就不好定性。所以很多人为灾害中不能体现出全人类的团结倾向。

巫雨婷：对于集体更加团结能否减少灾害的损失，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限定条件。通常来说，一个意志集中的集体比相同数量散开的个体肯定要有更强大的力量。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导向，是否会引发出更大的灾难。我认为这样的集体需要一个清晰正确的导向来对抗灾难。我们从反面来论证，比如地震发生之后，当地居民可能就会缺少水和食物。有好心人组织

了一大群人募捐物资。但是他们并没有实际了解当地人的现状和真实需求，有可能灾情发生之后，政府已经及时提供了充足的补给。那耗费了这么多财力物力人力，把物资送过去之后却发现受灾群众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反倒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这就是意志统一的集体出于对抗灾难的意愿去行动，却起到了反作用。所以这些团结起来的集体也需要一个统一而正确的纲领和方向。

《神仙湖畔》：个体是渺小的，大型灾难降临时，受到考验的也不仅是经济实力，道德也同样在接受着叩问。两位是如何看待“灾难之下的自私行为”的呢？

巫雨婷：首先我认为，对于正身处灾难之中的这个人，如果他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压力，那么他抑制不住自己求生的本能，做出一些一般条件下被认为是自私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99%的人都可能如此。当然也会有1%的人，他们能够抑制自己求生的本能，比如说在地震当中也有让孩子先跑的老师。这是高尚的，但并不意味着这成了道德的底线。没有真正处于生存受到威胁情况下的我们，可能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汤杰：但我深切觉得面临灾难时，很多人并不是难以生存，而是会在生存之外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我认为在保证自己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时候，个人应该为这个社会整体去谋更多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去做什么“大事”，相反，做好自己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便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例如疫情之下，小区门口每一位仔细检查健康码的工作人员，为物资四处奔走的配送人员，哪怕只是积极配合检查的我们，其实也都是在“各司其职”。

回到之前的问题，其实每个人为了实现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并没有很多，重要的还是个人的价值判断。而在“逐利”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目的的当今社会，“自私行为”的层出不穷似乎也不难理解了。

因此，我们需要重视集体对个体的价值观引领。我们的社会由集体组成，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更高效地对集体进行一个引领。例如联合国作为一个中立的政府间组织，它的总体目的就是为整个人类社会去谋更多的利益，同时尽量低地影响现在所存在的每一个国家和政体的决定。



学生社团“绿里环保协会”和“模拟联合国”学生代表接受本刊专访。

《神仙湖畔》：随着时代的变化，面对灾难“渺小的个体”似乎也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例如 2021 年河南暴雨中，上财一名学生做的实时文档帮助了许多被困雨中的家乡人；而在疫情期间网上也有大量谣言迅速传播。随着时代的变化，渺小的个体似乎也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请问两位如何看待个人在灾难中起到的作用？

汤杰：其实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各司其职的问题。首先对于在相关性较强的岗位上的人，比如说政府官员、急救人员、志愿者，他们每个人的力量看上去很小，但是在整个组织中的话，只要他们每个人尽职尽责，这股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对于不在相关岗位上的个人来说，首先当然是保全自身，然后服从指示，将灾难处理的步骤一步步落实到位，例如需要往哪里转移，需要分配多少物资，需要去做清理消毒等等，这依然是各司其职。

另一方面，互联网放大了一般民众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络发布信息。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的确可以帮助改善自己乃至周围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不实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被放大。

巫雨婷：对于个人影响力这个问题，首先权力肯定是重要因素，比如古时候抗震救灾，对于一个县来说，县长的行为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救灾的效果。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个人提供了一个除了权力以外增加自身影响力的途径。每个人与世界每个角落的联系更强了，即使是远在灾害发生地数千里之外，人们也能通过网络让自己的力量传递到远方。

总的来说，以前只有少部分有权力的人是有影响力的，而现在影响力脱离了权力的限制，每个人都是具有影响力的。这对我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三思而后行”。

《神仙湖畔》：最后想请两位结合自己的社团背景谈一谈对灾难这个主题的看法。

汤杰：我从模联的角度出发，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谈。我自己是一个无国界主义者，也是比较倾向于天下为公的。联合国是一个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设立的洽谈和协商机构，帮助解决各国各政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认可并重视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同时我们也相信如果很多冲突能够通过联合国提供的平台和方式去解决的话，当灾难降临时，人类整体能够做到“力往一处使”，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再说回“模拟联合国”这个社团，模联大概是在 21 世纪初开始引入国内，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国际事务参与度的不断提高，模联活动也逐渐繁盛起来。模联可以说是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参与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大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博弈等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巫雨婷：其实模联和绿里是性质比较相近的两个社团，大家关注的不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利益，更关注的是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跳脱出个人利益之外。

绿里作为一个环保协会，站在整个环保事业的视角来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灾难”其实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但是由于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表现出强关联，没有实际损害到我们的利益，因此会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事实上，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现在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就太晚了。

疫情前这二十年，整个社会对于环保的关注度是相对高一些的。到 2018 年之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直接损害到了人们的利益，成为政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热度就随之急剧下降。

我们这些环保社团所做的就是尝试去唤醒人们，通过宣传教育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及严重性。毕竟对环保事业来说，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它需要整个人类去共同面对。

最后，我想推荐李默老师的一门通识课——“可持续未来转型”，核心内容是生态经济学。这门课的内容考虑的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福祉，首先追求人类和自然达成一个较好的平衡，再进一步实现人类和自然同时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

失明症漫记

作者 / 奇点科幻社：Spectre、红天蛾与星白闲、幽灵鸟
编辑 / 洪悦彰
主编 / 蒲严博

简介：

一场虚构的灾难，会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什么？在这里，《神仙湖畔》杂志社联合奇点科幻社,通过接力写作完成一场虚构的灾难，展现一场致盲的流感如何重塑人们的生活与心灵。（文中虚构灾难的灵感来源于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和电影《盲流感》）



【背景】

“一个准备开车过红绿灯的日本男子突然自己看不清眼前的一切，
“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他是第一个罹患盲流感的人。”

盲流感，正如其名，是一种传播迅速、致人失明的新型病毒。
我们仍不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超级流感到底因何而起，但不久的将来，你最终会看到一片白光。
这种流感并不可怕，因为它只会把你笼罩在一层纯白色的迷雾中。
但当所有人都处在那片迷雾中，一切秩序与常理失落，果壳中的宇宙破碎，直尺不再能丈量光年——
所有的光荣与梦想，如今都去哪儿了？
难道要回到燃烧和火焰里，也许会撒上一点爱做调料？

1. 小学教师

沃伦·戴维斯，男，时年 48 岁，与其妻居住于英国伦敦郊区

是的，在一天早晨醒来后，我发现我看不到了，眼前只有一片白光。我的妻子听到了我的抽泣声，似乎是走了过来。她的脚步声很轻，而且她在家也用不到盲杖。我感到身边的床垫陷下去了一点，她的手覆盖在了我背上。

我对她说：“现在我也看不见了，我们该怎么办。”
她说：“没关系，我会教你的，喔，你早该学学盲文。”
灾难发生前，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她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只不过我们就职于不同的小学，每次去美术馆，我会向她讲述有关展品的一切。灾难发生后，我总有点固执地替她出门办事，可现在她大概要为我讲述这个世界的一切了。

几天后我情绪缓和，她便开始教我盲文，先从触摸开始，然后到认字，阅读，书写。我感觉好像又变回了一个小学生。如此几个月，我们轮流出门寻找食物和柴火，外界的混乱也随着时间平静。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亲爱的，我们或许可以再次站上讲台。”
“怎么可能！我盲了啊。”
“我们都看不见——我原来也看不见，孩子们更需要我们。”
我愣住了，或许确实如此。我开始想到各种办学校需要的东西，我们有盲文书，盲文教材，有盲文打字机，我比不上她，但我也会写……更何况我们都是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师。
“你说的对，而且，我太久没有讲课，已经心痒痒了。”
“那你得学会再写得快一点喔。”

2. 超市店员

谢吉奥·罗斯克，男，时年 36 岁，工作于美国缅因州的一家沃尔玛

我工作的这家超市位于城市中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因而有幸躲过了最初的几次洗劫，只有周边的居民偶尔来顺几件。虽然盲得早，但正因为如此，我也乐得清闲。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超市仓储的罐头区工作，每一天我都会从存货里取出罐头放置于对应的货架上。黄桃罐头，番茄汁罐头，汤罐头，汤罐头有好几十种口味，都是一种包装。我刚入职时主要看包装，还放错过几次，后来熟了，一过手，摇一摇就知道。

在超市与外界断开联系、陷入混乱后，我先去超市的生鲜区解决问题。盲眼后我遇到的唯一问题可能只是被便携炉烫了手。我先吃盐水煮白菜，然后吃水煮冷冻披萨。后来生鲜区烂得差不多，散发出腐烂的味道，冷冻区则发现实在做不来，于是我再次投入熟悉的罐头之中。只要摇一摇，看不见也没关系，就知道究竟是蘑菇汤还是番茄汤。

那天我心情大好，吃饱喝足，离开了仓储区在超市里散步，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别动。”我听到了什么上膛的声音，“把所有东西，所有东西交出来。”

我举起双手，想到这个时候对方大概已经盲了，于是又放下了手，我问：“你看得见吗？”

“带我去仓库，这里的東西早就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吧。”他听起来有点颤抖，而货架上还是满的，这更让我确认他已经盲了，而且他很不安。

“你喜欢喝什么罐头汤？”我突然问。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于是怀疑地答道：“字母意面汤，怎么了？”

手伸向背后，我清晰地记得那里放了字母意面汤，它那手感更让我确信。我拿了两罐，向声音传来的地方滚去。

“这是字母意面汤。”我说，“你想个办法打开它，然后拿舌头抵着面，就能感受到字母的形状。”

“不是我就杀了你。”他听起来有点慌张，但接下来的声音大概是他捡起了什么然后飞快离开。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他离开了这个超市。

3. 艺术学生

阿德瑞娜·艾斯波西托，女，时年 20 岁，于巴黎美术学院留学

当听到疫情暴发的消息时，我正在巴黎留学，学习油画。那时巴黎正把患者赶往市内的集中隔离区，街上只剩几个零星的行人，市民们把自己锁在了家里。而我和我的女友没有犹豫，立马去了卢浮宫。

卢浮宫当时还在勉强营业，管理人员尽管零散，却仍放我们两人入馆。馆里人不多，不同于以往的人山人海，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抓紧一切机会去欣赏那些以前只能透过人头看到的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泉》《胜利女神》和《维纳斯》，还有埃及的石雕。

一般来美术馆我们会带一个速写本，速写、临摹，想象着油画的笔触，去触摸那些无可企及的天才。但这次为了能尽快走完全馆，我们把它们放在了宿舍。女友拉着我的手，我们驻足观赏，又迅速奔向下一幅杰作。

在失去目光的风险中，所有的画作都忽然鲜活了起来。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留到了最后，此时我们已经在卢浮宫里待了一天一夜，我们前往《蒙娜丽莎》。

我和女友站在了《蒙娜丽莎》的玻璃罩前，双手紧握，我们身后当时还有几个人。蒙娜丽莎慈悲地望着我们，仍然微笑。我们站在她面前，拥抱着流泪，但我们的眼睛只闭上了一瞬，接着便继续坚决地望着蒙娜丽莎。

身后的人开始哭泣，尖叫，大喊着我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似乎远处有隐约的警笛声，我们没有动。

蒙娜丽莎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升华，直到消失，飞升入了一片灿烂的白光。

4. 游戏主播

艾米，女，时年 25 岁，居住在英语国家某个城市的公寓楼

艾米拿着眼线笔一下一下地往自己眼睛里戳着。

该死的，找不准位置——好痛！她甩了甩手，用力一闭眼睛又睁开；左右转了转眼珠之后还是摆脱不了似有似无的异物感，抬手想揉，又想到现在这种情况怕是要弄花眼线，只得悻悻放下，神经质地眨着眼睛。

颤颤巍巍的手向前探去，没有触碰到纸巾的感觉；她心中一阵烦闷，胡乱往右侧挥了几下，小指却撞到了某个物品的尖角，一大把化妆刷应声倒地。

听声音有几只滚到地上了。在哪里？床底下？或者说……真的有必要捡起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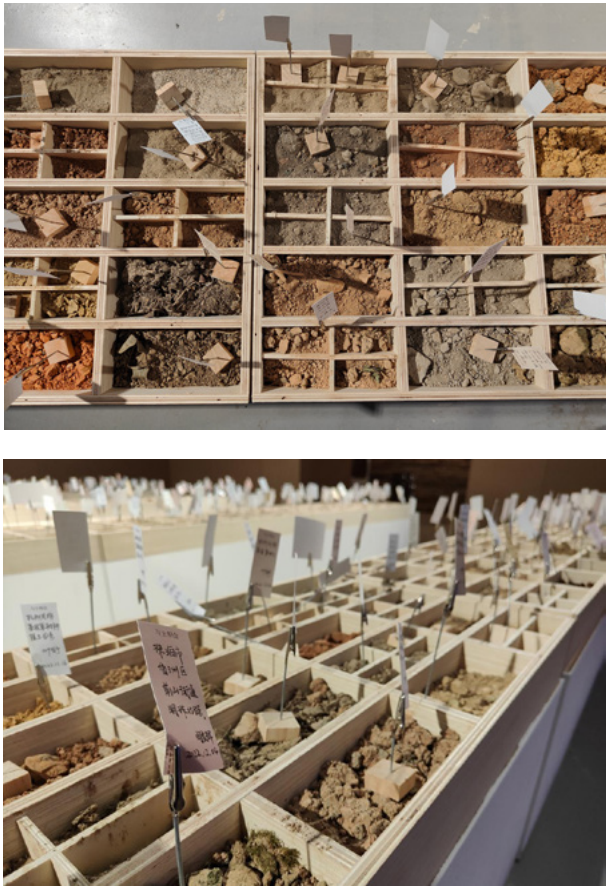
想起今天早上自己是如何艰难地趴在地上摸索拖鞋、想喝水结果倒得一身都是以及死活输不对电脑密码的场景，艾米无措地站在原地。这样下去水电也会很快被切断吧？一个人失明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失明……大家都变成了深海里的鲛鱗，究竟要退回到什么时代我们才能开始稳定地生活？

用脚小心翼翼地拨开地上可能存在的障碍物，艾米走到了椅子前，找准方向瘫了下去。她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凝滞在空气中。就算她能打开电脑开直播也没人会来看了，游戏的交互也已经完全失效了……离开了主播的工作，她要靠什么维持收入？向正常生活发送的指令一个个被红色的失败驳回，她仿佛能听到那些令人不悦的嗡鸣声。

真的还有明天吗？她抬手捂住了眼睛。 

旅途之始： 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

记者 / 林嘉译
编辑 / 洪悦彰
主编 / 蒲严博



受访者简介：

陈俊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2022 级城市学项目硕士，祥波书院，现任校园营造组织“Parklife 生活在公园”项目组负责人。她关注社会创新领域与在地营造议题，2022 年参与社会实践中心公益领导力提升项目，前往上海参访社会创新组织与共益企业。对于如何让我们生活在更好的城市，她充满好奇心，喜欢带着相机探索和记录城市空间里的人事物。

城市重构： 躲不掉受伤，就学会疗愈吧

《神仙湖畔》：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因为灾难而销匿的文明，也有许多城市因为灾后的重建得当而更加辉煌，但即使面对苦难的精神常值得讴歌，灾祸本身并非我们所愿。面对这些随时可能降临的灾害，一座城市显得渺小，但是否也能有适度应对与化解的方法呢？

陈俊颖：因为疫情，还有一些别的灾害，这个话题近几年确实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在我们的领域也有一个比较新兴的相关概念，叫“韧性城市”，这里的韧性指的就是一座城市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去抵御这些灾害，尽量去降低这些灾害的影响，并且能够很快地从灾害当中恢复过来。

按照我的理解，可以总结成三个要点，首先是对于风险有着充分的认识；第二点是要求这座城市对于风险是有承受和恢复能力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韧性；第三点还包括对风险的预测能力，这点的话就会需要我们能够从过去的风险中吸取经验教训。想要打造这样一座韧性城市的话，我认为除了比较硬件性的技术支持和创新知识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念的转变。像人类发展早期，经常奉行唯类独尊，而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对于自然是一种很傲慢的姿态，我们也因为这份傲慢付出了许多代价。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许多纠正性的新理念，像其中有一个我个人比较认同的概念，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2.0。它仍然承认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但面对这份能力，相比起从前一味强调它所带来的权利，2.0 会更侧重于看到责任，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人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疗愈自身所处的环境，去把我们期盼中的韧性城市建设得更好。

理想城市： 不一样的 ta 们，出现在街道上

《神仙湖畔》：柏拉图的《理想国》至今依然备受追捧，在双城展中也有推荐到《理想城市》这本书，作为城市学专业的你心中是否也有一座理想城市的蓝图？如果是的话，这座理想城市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呢？

陈俊颖：我个人比较看重的要素主要有三个吧。

第一是可持续性，主要是在经济和自然方面的可持续性。城市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活力的；同时，城市的发展也要与生态进行平衡。

第二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包容性。我认为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能够包容各种脆弱群体的友好型城市。脆弱群体与我们平时常说的边缘群体不完全一样，尽管二者有较多重合之处，但像边缘性这个词，更多地在于强调该群体得到的社会关注相对缺乏；而脆弱性，也就是英文“vulnerability”，主要体现在城市中缺少独立出行能力的群体身上。我们现在谈论的友好型城市，包括残障共融，是指在一座城市里，它不能是只有健全人才能正常出行的，也有许多能够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的设施；还有全龄友好，像深圳现在在努力打造全国第一座儿童友好型城市，新建了许多儿童友好的基础设施，组织了很多的儿童户外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三是地方性。我认为所谓的理想城市，它不应该是单一性、模板化的，而更应该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如现在我们到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网红街，还有一些很千篇一律的招牌，会让你无法分辨自己现在身处何处，感觉每个城市都长一个样。其实这个就是地方性的反义词了——真正的地方性需要体现一个当地人的生活经验，并且能够去建立起你对这个地方文化的认同感，让你感觉到你跟这个地方是存在联系的，这种地方性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神仙湖畔》：那如果想把深圳打造成这样一座“理想城市”，你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

陈俊颖：还是拿刚才提到的那三个要素来说吧。我觉得其中有两点都还是可以再去改进的。一是包容性方面，但我觉得这点就更像是我们很多城市的一个通病了，不过像前面有提到的，深圳是我们国内首个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试点，所以生活在这里，是能够切身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努力的，虽然可能还只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还是很期待深圳未来的一个发展吧。

另一点更重要的缺陷我觉得是在地方性上，像我们会经常调侃深圳是“文化沙漠”，但通过校内开展的一些课程或者我们去一些展馆学习，都会发现深圳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突然生长起来的一座城市，它也有自己的过去和文化底蕴，但为什么这些文化，比如说渔村文化，就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呢？这里就存在一个文化商品化的现象，这个问题也不局限于深圳，同时也是许多其他城市的在地文化正面临的一个困境——它们固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如果无法迎合当下的消费审美，被新一代的消费群体所接受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以至于最后大家都只能一个劲儿去模仿那些同质化的流行文化。关于这点，我想用《打边炉》出版的《深圳眩晕》里的一个观点最后概括一下：“深圳的文化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生发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形容得特别精准。

《神仙湖畔》：最近热度很高的深港双城展，参观之后，有哪个展品或置景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陈俊颖：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偏共创性的展品吧。

它叫作“与土相会”，是一个互动性的装置，有一个很大桌子，上面摆了很多小盒子，然后会邀请来参观的人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带一捧土壤过来，放在里面，然后贴上标签，说明这是来自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某某的土壤。我当时过去的时候，那上面是已经摆满了的。

当时的感觉特别神奇，因为当我看到那些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土壤，就好像是跟那个送土过来的陌生人和那片素未谋面的土地，突然产生了某种联结一样。



大鱼营造： 送你礼物，是梦的提案权

《神仙湖畔》：我们了解到你之前参加社创营的时候，主要接触的是“大鱼营造”这个组织，在考察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比较难忘，或者感触比较深的事情吗？

陈俊颖：我们当时去考察的时候，他们正在办一个叫长辈家庭脱口秀的活动，这个活动其实就挺打动我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们给老年人这个群体，搭建一个发声的平台，去打破大家可能对 ta 们存在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让我们能够在长辈的身份压制之下去看见更真实、更富有生命力的 ta 们，就是一件很值得被认可的事。我记得有一个 60 多岁的大姐吧，她当时分享的故事是她前不久还跟妈妈吵架，然后就一个人跑到新疆去玩了好几天，我当时就觉得好潇洒好可爱，这就是我自己理想中的一个晚年状态，很自由。



包括像当时我自己在活动现场听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这些老人家，他们可能不像专业的脱口秀演员那样，会把笑点打磨得那么细，但他们的取材可能性是要比年轻演员丰富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些故事，也可以很好地缓解我们的年龄焦虑——其实当我们真诚地去生活的时候，年龄从来不是限制，相反地，它们更多时候是一种阅历的馈赠与沉淀。

工作人员去老人家里采访后，为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本小册子。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当时在座的，真的是社区里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他们都坐在一起很认真地听台上的人说话，这个氛围真的还挺让人触动的。

因为像在我自己生活过的社区，它们更多实行的都是一种像居委会那样的行政化管理，所以会很缺少这种营造性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是很强的，很多时候我们和社区里其他人的关系都止步于“见过”，然后就很难更进一步了，但他们的社区营造就是真的做到了能够让大家看见彼此，认识彼此，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赞赏。



工作人员去老人家里采访后，为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本小册子。

《神仙湖畔》：“大鱼营造”主要关注的是“社区营造”，相比起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城市”，“社区”会是一个地理范围上更小的概念，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理想的城市，那么在你看来，一个理想的社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陈俊颖：我觉得社区和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离我们个体更近吧。就像古希腊的城邦一样，因为覆盖面相对小，一些比较民主的制度更便于实施——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社区，不应该是集权包揽的，而应该更多地赋权它的居民，让每个人都有提议改造和参与行动的权利和能力。这点上，我觉得“大鱼营造”就是我的原始参考：它给居民们充足的机会和自由，去提案关于想要改造这个社区的哪一个方面。我记得之前有过一个关于“一平米行动”的提案，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平米的空间，然后可以利用这一平米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说一平米的移动沙坑，人和宠物都可以在这里面玩耍，然后“大鱼营造”会去作为一个支持者，帮助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的提案落地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居民们也会慢慢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被安排的对象，而是也被赋予了能力去为这个社区做点什么，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社区也会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而且因为居民们就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们的提案很多时候是能够反映出当地生活经验的，所以通过这些改造，社区也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会具有自身的“地方性”。

始于足下：
我们能做的，其实比想象中多

《神仙湖畔》：为了使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变得更加美好，有什么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或需要着手去做的吗？

陈俊颖：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吧。我前段时间在公众号上看见一篇文章叫《愚公行动》，文章的副标题就叫“最小行动单元”，这个活动倡导的其实就是不在盲道上骑车，另外如果发现盲道被占用的情况，也可以去小程序上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在城市乃至说社区的这个尺度下，我们都会经常感觉到个人好像是无能为力的，就比如我们无法去干涉一座城市的规划，但这并不代表着个体的力量就没有价值。像刚才提到的“愚公行动”这种比较具体的活动，或者只是多出去走走，多去观察我们正生活着的地方，去认识生活在这儿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着手去做的事。

主编手记

彼时我正在日本的飞机上，写下这次的主编手记。俯瞰几千米之下的山脉盘根虬错，河流蜿蜒纵深，忽然想到即将落地的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地震、海啸、核污染……似乎灾难的阴霾从未从这片土地上消散。然而在遥远彼岸的另一边，人们试图用狂喜、庆典、旅行来覆盖掉灾难燃尽后的尘烟。一切美好的表象之下，都有另一面的沉重与折磨。同时，我们尝试走出阴霾，这不是一件坏事，但遗忘不是救赎的副作用，或许更应该做的是在黎明之后，再重启之际，思索我们来时的路，我们如何从灰烬中，把自己捡起来。

或许展示是无力的，因为那些沉沦和悲情隔着纸面和屏幕传递而来，已然稀释掉太多，那些大山，落在看官身上或许真的就是一粒沙。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记录，不应该提出思考，因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剂针刺总比一叶障目来得有力一些。因此，我们在第一部分选择了展示一些较为典型的灾难，天灾人祸此类，希望大家看到那些击碎了我们所有对恒定和平的幻想的病毒、战争、地震、爆炸等血淋淋的灾厄。

在面临灾难时，人性的选择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人摇旗呐喊，渴望精诚团结；有人保持缄默，只求自保；有人求神祷告，超脱世间；有人狰狞异化，成为灾难的衍生物……在此我们不想定义哪种选择才是所谓的“正确”——因为不同灾难、不同程度的灾难都将会引导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明吗？如果有的话，人类在这些庞大的宿命面前又为何要奔跑？我们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抑或这只是一种困囿于庞大结构中的阿 Q 式的安慰？如若仔细思索，或许只能得出一切虚无的结论。即使个体的困局在大型灾难面前过于渺小，但正是这样小型的困顿组成了大型伤痛的血肉。我们从不遗忘，我们想要挣扎出一个迎接黎明的理由。我们重构，重构灾难后的家园和为此受伤的心灵，并许之以光明的未来。

最近有一位编辑从杂志社离开了，留下一句“别再说什么‘时代’了，本杂志和那些宏伟的深刻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祝你们越办越好。”我觉得很惋惜，也非常理解他的决定。但我想，究竟什么是时代的？这让我有些迷茫，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无力。在选题会时，主题报道组的同学有过激烈的讨论，否定了一些我们更需要说的，否定了一些我们很难去说的，否定了一些我们不得不沉默的——我感到很羞愧。或许他说的是对的，一众笔者都太过怯懦，一众发行物都自缚手脚，导致众人不知时代者迷惘，知时代者而不时代了。但是我们又能如何呢？灾难它不一定是庞大的、需要自然的威力为依托而显现的；它更可以是深入结构的、通过一众的无声和偶尔的嘶吼形成的巨大茧蛹来揭示的。那些没有谈尽的空间，愿读者来补充思考。✎

蒲严博

Stories about
inspi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人 物

记 录 人 物 故 事

PEOPLE



于横流中子立： 感受历史深处的热烈与温情

——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雷仕伟教授

记者 / 叶润博 林嘉译 王昱天（特约）
主编 / 魏禾
摄影 / 陈鸣



雷仕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世界史硕士，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人类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负责 GFH、GEC 等课程的教学。

雷仕伟

历史，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历史变革的脚步就从未停下，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和无数人事的更迭，依旧携着厚重与深沉缓缓向前。雷仕伟教授作为历史专业的学者，一直致力于引领同学们感受历史学科的乐趣，体会这份厚重中超越时空的温情。同时，雷仕伟教授在同学们心中一直有着亲和的形象，他的人文历史课堂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积极反响。让我们跟随雷教授的脚步，感受这份深藏于文明记忆中的传承与热烈。

源于热爱与求真的史学道路

雷教授选择历史研究的缘起是对于历史学科的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小时候对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进而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如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等，中学阶段则在历史学科的“考试”上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报考大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历史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雷教授在专业历史研究领域学习了近 20 年，他表示，自己在大方向上从未动摇过对史学的追求，也一直期待留在学校里不断读书。雷教授也提到，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多少受到传统“科举”的影响，大学之后要读硕士，硕士之后要读博士，好像是一种天然的科举阶梯。不过，在本科毕业选择读研深造的过程中，雷教授也曾遇到不少挑战 and 困难：漫长的学习时间、并不明确的具体研究方向、一次次的寻找与自我否定，甚至对自己整个学习过程的意义也会重新审视。他回忆起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个研究的方向是古埃及史，通常也被称为埃及学（Egyptology），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这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古埃及史这一研究方向时，雷教授饶有兴趣地谈论起与古埃及史结缘的故事。那是大三寒假时，返回故乡需要乘坐三十余个小时的火车，为了打发这些空闲的时间，雷教授上火车之前在学校书店随手买了两三本书，其中一本书叫《神祇，坟墓和学者》，结果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被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国王陵墓的发掘等故事深深吸引，感受到古代文明研究的浪漫与热烈，由此萌生深入探究之心。机缘巧合，在北京大学正好有一位专业的埃及学者颜海英教授开始招生，最终他被幸运录取，到北大跟着颜老师学习古埃及史。他称自己在十八九岁年纪所做的决定很多都有些“意气用事”，因为简单的热爱，所以大胆去尝试。

不过他也谈到，真正专业学习古埃及史的过程，与自己原初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别。这门学科的学术基础是古埃及的文字，为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学习大量的象形文字和考古材料。这一过程其实是相当枯燥且乏味的。雷教授自嘲自己在语言学习上欠缺天赋，毅力也不够坚定。感叹当初这一学习过程的艰辛，如何在这种单调且略显苍白的历史研究中去保持对于历史最本初的热爱，也是雷教授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当被问及这种落差感出现的原因，雷教授谈到了整个学生生涯学习历史的经历。他表示，自己在中学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知识的积累和记忆，对历史价值判断其实是机械和苍白的；而到了大学阶段，需要阅读大量一手资料，并且多元地去思考和判断，像是一个推倒重建的过程。从本科到研究生皆是如此，这一观念更迭的过程确实比较痛苦和困难。但在回顾漫长历史专业学习生涯时，雷教授也感慨这既是人文学科研究的挑战，也是其魅力所在。

沧海横流——新旧传承

从古埃及，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别。雷教授开玩笑说，这个话题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写到的方鸿渐关于梅毒与鸦片的演讲。不过，雷教授还是从我们自身的经验谈起，香港中文大学正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典型例子，他特意提到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的创始人钱穆先生。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这里所说的“魂”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精神”。他所编写的《国史大纲》是从历史去寻求中华民族精神，书里特意提醒读者，“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无论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钱穆先生在极端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为往圣继绝学。香港中文大学也正是在钱穆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坚守下创立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今的中文大学已经是包括理工农医众多学科在内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但我们不能忘记，中文大学的初衷就是以坚守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

当下很多人对于历史之于人们的意义或多或少都心存疑问，对于这个问题，雷教授首先认为，历史学习的直接目标不是对于抽象意义的追寻，而是去感受具体历史事件的经过，人物的浮沉等，通过阅读中国历史或是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许会有有一种比起读小说更加带有传奇色彩的体验。这也是大部分历史学者“入坑”历史研究的原因。

接着，雷教授谈到关于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历史的思维”，一种参见过去的维度，当我们面临一个人文价值问题时，可以从不同学科，如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来思考，各有各的特色，而历史的思维恰恰是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参考，通过观察过去人们所作所为，来反思我们的当下，雷教授强调说，要“通过历史了解当下；通过当下理解历史”。这并不是说，古和今就是线性相连、因果相关，而是说如今我们许多制度、文化乃至潜意识等并不是当代人所独有的，而是背负着无数过去的记忆与生命体验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有位非常厉害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能够从寥寥几条史料中重构一个复杂的历史图景，被大家形象地比喻为“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田先生研究的是秦汉、三国的历史，如陈胜张楚政权的渊源，孙吴的建国道路，诸葛亮的用人等，他之所以能对古代历史有精深的探究，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对自己所处的二十世纪有深刻地体会，用当代的经验、感悟、理解来填补史料中的空白。同时，反过来，有了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历史爱好者，绝不会只是爱好过去，他一定是个时代观察者和参与者。



雷仕伟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R

×

雷仕伟教授

R

×

雷仕伟教授

第三点，也是触及历史学习本质的一点，在于这个学科的关注点是以人为中心的。雷教授强调，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能够获得对于人的更加全面且深入的理解，了解历史就是理解人性，在这里，雷教授也提到了作为一所大学其对于学生的意义，一所大学真正应做的是既应当有技能型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也理应有着对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当一个人从中学进入大学，不仅仅是年纪与学问的增长，还有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话题更深入的思考，这是作为青年成长的一种自我觉醒。而大学要做的是不断引导学生去主动思考这些价值，培养起自尊、审美、责任、关怀等。虽然每个学科都有自己优良的传统，但要构建起相对系统且全面的认知，依旧需要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人文学科的熏陶。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好的史学传统，除了之前提到的钱穆先生，雷教授还特别向史学爱好者推荐一本《治史三书》，这至今仍是史学研究入门的最佳论著之一，被誉为“为后学现身说法”的金针度人之作。此书的作者严耕望先生，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

大学生该如何学习历史

目前我校并没有开设历史相关的专业，同时学校里历史交流的氛围也没有那么浓厚，但我们周围依旧有许多的同学对于历史心存执着与热爱。为此，雷教授也给出了自己关于历史学习的想法和观点。

首先雷教授再次强调了中学历史学习与大学历史学习的差异，在中学阶段，因为有标化考试等因素的影响，历史学习往往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且脱离了许多历史的细节，注重传达一种特定的历史价值，即某事件所对应的线性原因，以及相应意义和评价。这种学习某种程度而言，其实并非历史的，而是某种历史哲学。雷教授讲道，历史生命的构建需要具体时间、地点与人物的参与，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生动地展开和讲述，比方说古希腊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所谓智者学派的兴起与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定，在这个大的框架中，历史关注的应当是这些哲人如何生活，他们

的思想又是通过怎样的场景和故事流传下来并且形成所谓理性精神。他也颇为无奈地提到当下中学阶段历史的学习压缩严重，并且面临升学考试等压力，很多时候只能变成一种抽象概念的灌输和空洞价值的传递。

而到了大学阶段历史的学习，答案与结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理有据地阐述观点，就是通过查阅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一步步完善对于历史的看法。同时，雷教授认为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系专业的学习，要求能从一手材料出发，使用如目录学、官制、地理、年代等“史学钥匙”，打开史学研究大门；另一种则是我校所开展的历史通识教育，核心在于培养同学们的历史思维，鼓励大家阅读历史书籍，主要以学者们的二手研究为主，注重多元观点的碰撞。对此，雷教授举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这门课中，讲述太平天国时，会告诉同学们，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传统的农民起义顶峰，但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它是宗教战争，或是反儒家文化与儒家捍卫者之间的斗争等，同学们如果赞同某个观点，就要找到它背后的论证依据是什么，有哪些经典的学术著作和历史材料表述在支撑，或许这些才是对更高阶的历史学习者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对于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并且希望能够系统理解学习相关知识的同学，雷教授给出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多读书，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阅读不同专业程度的书，并且积极与老师以及有着共同历史爱好的同学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学习，雷教授建议将《史记》与《资治通鉴》作为试金石，如果这两本著作读来并无大障碍并且甚有趣，那么可以自信地朝着相对专业化的历史研究方向更进一步；但若是读来吃力或是枯燥，难以把握古文传达的历史叙述和情感流露，则只需将其作为精神食粮和兴趣爱好。这并非挫败同学们学习的热情，而是因为专业的历史学习训练一定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主，倘若对于古文献欠缺一种基本的把握能力，专业学习的过程会较为痛苦。

历史学不应占有历史表述的霸权

雷教授在 GEC《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变革》这门课中，期末作业之一是允许同学们写一篇历史虚构小说，他认为作为一种通识教育，开设 GEC 课程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对同学们进行一种专业的历史训练，而是培养起一种历史的感觉，他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国故事为例具体解释何谓历史感觉：对比正史的《三国志》，演义小说确实有文学的夸张，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大多数人对三国的了解大概都是基于《三国演义》（还包括衍生的电视剧、游戏等）。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三国演义》，大体都能感受“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权衰弱，群雄逐鹿”等历史场面，中国古人的“忠、义、信”等伦理观，乃至一些具体的时空观念，如“官渡”“赤壁”“夷陵”等。这些当然与专业研究的历史论述有差别，但它也构成了一种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这种历史感觉的培养，通过文学性或虚构性写作也能得到很好的展示。当然从课程训练来说，在虚构性写作的过程中，涉及核心的叙述依旧需要一定的史料做依托，它与专业的史学论文区别在于，它给了同学们对于史料更多元化的解读空间。

其实，之所以设置这种作业，也与雷教授的上课经验有关。在开设的历史课上，雷教授通常都会让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历史。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同学都说自己的家乡没有历史，在他们的眼里，好像只有能上历史教科书的大事件、大人物才能称为“历史”。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反思过，传统史学其实是一门很“势利”的学科：例如，古代社会女性地位已经是很低下，但在墓志、简牍等当时让你的记录中还能看到不少女性的材料，而在传统的正史中，这些女性书写就被进一步压缩到列女或是后妃传等角落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史书比社会更不公平，我们也需要拓展历史的视野。

对于当下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历史架空小说题材，雷教授也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以金庸武侠小说渲染历史传奇性和突出个人英雄色彩的特点和钱锺书“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

的阅读个性为例分析说道，“我不认为这些所谓野史与传奇杜撰会混淆历史的视听，我的一个感受是即便作为专业性较强的历史学，也不应该占有历史表述的霸权，历史学的表述就应该是开放多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历史”。相反地，对于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经典史书典籍，雷教授认为其无论是整体宏观上的表述还是具体用词，如“征、伐、讨、平”等，背后其实都有传统王朝的观念渗入。纵使当下，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的解读依旧无法独立于时代话语体系和价值观而存在，所以历史的背后，哪怕是最严格的学术性历史研究，依然接受着许多主观性的解读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后现代史学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这句话当然有更深刻的意指，但简单来说，就是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史学固然有自己无可取代的价值，但它并不是唯一或最高的。



雷仕伟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

R

×

雷仕伟教授

R

×

雷仕伟教授

史家风骨，士人之魂

在雷教授心目中，从事历史研究至今最为敬仰的人物莫过于史家二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了。在他看来，这两位史学家的价值不仅仅是写出《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史学巨著，更多的则是二司马所展现的超越时代的史家风骨。雷教授认为二司马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属于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权力核心，但又被边缘化的人物，遭受政治迫害或是排挤，经邦济世的抱负无法实现，然而他们面对挫折并不是退缩或遁世，而是发愤有所为，对于司马迁，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司马光，则是作为宋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独立人格与天下情怀。雷教授深情地说道：“这样一群人也也许无法施展拳脚于现实，也许无法在尔虞我诈的政坛崭露头角，但他们拥有纯粹的理想，或追溯历史的脚步，解读天下兴亡的纠葛纷争；或退隐江湖，于边缘处关注时局苍生，但最终他们都回归当下，深沉而高雅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他也补充道，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他们既是史家的代表，也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文人，这也再次道出了“文”与“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少一些焦虑，换一种方式行走

惯被评价为温和亲切的雷教授喜欢与同学们聊天，言及教学相长，他由衷赞赏道，班上有许多史学素养很高的学生，与他们交谈受益良多，常常能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而同学们所展现的人性光辉，更是让他看到人所以之为人的美好。他特别提到，有一位得了抑郁症的同学，经受了严重的病症折磨，也遭受到诸多的不公乃至背弃，但从不自暴自弃，通过积极地治疗逐渐告别抑郁，面对非议，既不是退缩，也不是随大流，而是理性沉静地向外界表述着自己受到的不公，合理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激不随，不亢不卑。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直言这位同学虽然是学生，但在维护个人尊严上，“堪为吾师”。

谈到当下学生抑郁多发的现况，雷教授感慨道：“一所大学不应该像个高等技术学院，仅仅只学习一些技能；一所大学，更不能把目标单一化，大家挤在单一赛道竞争。”积重难返的“内卷”现象本就局限了金字塔尖的承重量，如果大家千军万马只过一座独木桥，绝望似乎成了难以避免的崖底。在雷教授看来，比起通过超负荷的专业课将学生们锻造造成“器”，大学教育更重要的使命在于育“人”：不是将学生们的目光困在压力重重的学业内，而是鼓励多读多想多走，更全面地感受这个世界。“我们的学生应该多走出去看看，大家已经过得比中国大部分人更好了，但在一些同学的认知里，往往不是在大学宽松的环境去探索去试错，而是在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去获取更多的资源。”从未停歇地向上攀爬，在励志和个人奋斗的价值包装背后，真相是无休止的焦虑。雷教授建议同学们与其花时间背更多的教材不如去看一部电影，或者沉下心来读一本小说——不是别的形式的人生就是没有活的意义，尝试走别的道路，也不会是世界末日。

业余生活

谈到关于“喜欢踢足球”这件事，雷教授向我们独家揭晓了这个爱好的由来：“因为大学的时候读文科很闲，所以我花在踢足球和看足球上的时间比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还要多。”但后来雷教授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踢球的意义。“但是现在觉得，”雷教授笑道，“你就把它看成一种运动就好。它是一种锻炼，还带点情绪价值。竞争与合作，胜利的喜悦，失败后互相安慰：参与到一项集体活动之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直接又充分的体验。” 

余音绕梁，乐在其中

——专访音乐学院余乐教授

记者 / 戴一诺

编辑 / 冯子凌

主编 / 魏禾



余乐

余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教授、管弦乐学部副主任、打击乐部门总监、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乐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学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一位以打击乐演奏家身份获得英国皇家联盟音乐大奖赛冠军的亚裔演奏家，曾受邀在伦敦南岸中心为英国皇室表演，是英国杰出人才计划引进专家、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使、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青少年打击乐团副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其“中国青年公益艺术家”。余乐教授曾与世界众多交响乐团合作，也是首位在世界众多的音乐厅、音乐节和电视台进行独奏表演的中国打击乐演奏家。



余乐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摄影 / 陈鸣

“你们问点轻松的呀！比如问我‘如果不学音乐，你会做什么？’”余乐教授在采访开始时笑着说，“我想做空乘，给乘客们做广播……是不是特别意外？”

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打击乐教室见到了余乐教授。他刚结束上一场会议，赶回这片最熟悉的天地，身旁围绕着他的“宝贝”——各式的马林巴、定音鼓，拿着一杯可乐与我们聊音乐、梦想与热爱。“自来熟”的亲切感消解了生疏的气氛，诙谐幽默的话语不时引得大家开怀大笑，一改我们对“教授”严肃的刻板印象。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位“非典型教授”，聆听他和音乐的故事。

“为舞台而生”

余乐教授对打击乐的兴趣始于12岁，那年春晚舞台上同龄孩子的表演激发了他对架子鼓的兴趣。开始学架子鼓后，他对打击乐的兴趣愈发浓厚，也开始接触更多种类的打击乐器。14岁起，他开始专业学习打击乐，正式踏上了他的音乐之旅。

家庭环境带给他许多艺术的熏陶。余乐教授的母亲作为中国的第一代模特，有着先锋的时尚观念和包容的个性。这样的耳濡目染塑造了余教授乐观开朗、愿意接纳新事物的性格。30年前，余教授的母亲曾带领时尚团队来到深圳发展，但放不下年幼的孩子，她没有继续自己的事业。30年后，余教授来到深圳，在一所“崭新的、充满憧憬的学校”，追求他热爱的事业，也仿佛是母亲当年愿望的延续。

“打击乐有个好处：它有许多种类，练一种乐器感到枯燥烦闷的时候，就换一种接着练，兴趣又回来了。”余教授笑称自己是“三分钟热度的白羊座”，儿时曾因为付出大量的时间与汗水，或多或少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是凭借心中的热爱与梦想，他最终坚持下来。“当我演出完毕，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呐喊声，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余乐教授笑着说，“我是‘人来疯’类型的演奏者，台下观众越多、气氛越热烈，我越兴奋。”对他而言，舞台是家一般的存在，让他一登台就能感到“豁然开朗”——也许这就是“为舞台而生”。

理解与表达

当我们请余乐教授介绍马林巴时，他走到马林巴前，拿起琴槌，奏出一段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手机铃声（可谓“振奋人心”，唤起了每天早上起床的锥心之痛）。看到我们痛苦又恍然大悟的表情，余教授自信地说：“还需要用语言介绍吗？这就是马林巴。”

马林巴以原木制作，拥有大自然一般的声音，这带给他极大的共鸣。“我觉得它很接近我自己的声音，比较温柔。”乐器是演奏家的“第二个声带”，而作为旋律性打击乐器的马林巴既可以用于演奏舒缓优美的旋律，又可演奏节奏强烈的作品。因此，它能够给予演奏者更多的空间去展示和发挥，表达不同的情绪。马林巴也是余教授买回家的第一件大型乐器，“它像一位老朋友，和我最亲近，更像我身体的一部分。”

除了古典作品，余教授也经常用打击乐器演奏和改编流行作品。马林巴的历史并不悠久，因此相关作品以现当代作品为主，大众对它的认知也处于初期状态。余教授希望将马林巴推广给更多人。

在日常生活中，余教授也不只喜欢听古典音乐，“和你们大学生喜欢的音乐是差不多的”。对音乐的横向学习、全方位探索，也能激发创作与改编的灵感。他认为音乐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流派，只要能触及心灵、带来真实的感受和启发，就是好的音乐。同时，他也建议音乐专业的同学们关注整体的音乐环境，跳出本专业的局限，广泛涉猎，关注生活中的音乐，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

大众对古典音乐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古典音乐无非是古典年代的流行音乐。余教授希望打破这层壁垒。每次演出前，余教授都会根据心情选择服装，而非千篇一律的西服、燕尾服，希望能带给观众欣赏古典音乐的不同视角。

“打击乐不仅是听觉维度的艺术，更是视觉乃至整个躯体的艺术。”秉持着这样的观念，余教授在作品《柏拉图的洞穴》中，采用奏乐和肢体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带给观众多维度的感官体

验。“这是非常典型的当代打击乐作品，我们有时会 将鼓棒放下，用肢体动作配合演奏的声音呈现演奏。这样，观众能‘看到’声音。”洞穴中的人面对墙壁、背对火光，永远看不到真实的影像，墙壁上的投影便是真实世界的全部——作曲家根据“洞穴比喻”创作出了这部作品；两位演奏者背对而坐，模拟洞穴内外的人，通过表演，将抽象的理念具象化。“有一句话很贴切——Visualize is so important for live music，打击乐本身就能从听觉上带给人震撼，而由于乐器体积较大，或是表演的动作幅度大，演奏者自然会加入很多肢体语言和表演。因此，观众在听音乐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演奏者在演奏音乐。”



余乐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摄影 / 陈鸣

R

×

余乐教授

R

×

余乐教授

传播与创造

对余教授而言，节奏是音乐的基础，“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样”时刻存在。打击乐是乐团或乐曲中的基石，为作品组织节奏、奠定基调。

大多数情况下，打击乐会与其他乐器重奏。因此在重奏演出中，乐手会重点考虑“融洽”，即打击乐器的声音能否融进集体、如何与其他演奏者有效合作使整体声音和谐、如何使表达的情绪一致。“所有乐手互相帮助，才能使作品有更佳 的呈现。”而在独奏时，打击乐能自成一派，乐手有充足的独立展示、自由发挥的空间，充分彰显自我。余教授希望打击乐可以被更多地带到台前、展现其魅力。他补充道，“独奏和重奏各有魅力，我都喜欢。毕竟一个人、一种乐器和十个人、十种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认为自己‘只能演奏什么’。”

在作品《西域》中，余教授与另一位演奏者 Delia Stevens 席地而坐，整场表演只用 到一支沙锤、一个鼓、一个手碟、一个玩具钢片琴，但是听众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画面和空间感。曲目灵感源于丝绸之路，并在演奏技巧上加入了许多特色元素以展示声场的多样性、营造表演氛围：用手敲鼓模拟人走路的声音，叠加空旷的手碟声，还有轻轻吟唱的人声、肢体表演，创造出如梦如幻的节奏韵律，让“听众”变成了“观众”。我们仿佛能看见丝绸之路上的行者和他们身后一片大漠的景象，这让人耳目一新。

余教授说，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表演这首

作品，总会有观众潸然泪下。“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有人想起了爱人，有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星空……可以去不同的国家、与观众们分享自己的音乐，了解他们的反馈，是我作为音乐家最幸福的一点。”除此之外，打击乐的多样性和地域性也富有趣味。在不同的国家旅游或演出期间，他喜欢发掘当地的特色打击乐器并带回收藏，“对我而言它们就是宝藏。”

世界各地的音乐因地域、文化差异而拥有独特性，而互相学习、友好交流的氛围能促进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够互相了解音乐的多样性、了解不同作品的风格，在演奏的整体呈现上会更自然。”余教授说，在创作、排演时，表演者们不一定会完全仿照原有的形式，而是结合原形式特点、发挥自身优势，互相学习、诠释不同民族的音乐。如今，国外的许多乐团会加入中国传统打击乐元素，例如中国大锣，这表明我国的打击乐已经被世界所听见。余教授在国外演出时会经常演奏中国作品，或使用中国特色打击乐器。“传播本国文化是每个音乐家重要且自然的使命，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责任感。”这是余教授非常注重的方向，他积极沉浸于音乐和其体现的文化之中，诠释艺术与文化的美。

“音乐对我而言意味着幸福。”余教授告诉我们，音乐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音乐让他放松，让他向内接收和向外表达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是 为舞台而生的，舞台就是我的家。”余教授说，只要有音乐，就会感到快乐。秉持对音乐一以贯之的赤诚与热爱，他将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永远保持着发掘、创新、探求的目光。👉



余乐教授供图



用心陪伴， 我们是你同频的蓝鲸

—— 对话 uBuddies 项目组成员

记者 / 王梓涵

编辑 / 温诗玥

主编 / 匡子娴

uBuddies 作为学生健康辅导中心督导下成立的朋辈心理辅导组织，旨在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深度的人文关怀，以及真诚的沟通态度，为同学们提供朋辈心理辅导。组织内已上岗的朋辈辅导员均已接受国际通用的朋辈辅导培训，以尊重、温暖、真诚的态度，通过一对一心理辅导、团体心理辅导、接听心理热线、沙盘游戏、正念冥想、心理关怀活动等方式为全校同学提供朋辈心理支持服务。uBuddies 助人自助，用“心”呵护心的健康。



uBuddies 核心成员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王昱天、黄一睿、王子欣、白雪娇、李悦田、吴施佳、俞若涵）

总负责人：

白雪娇 学勤 HSS 2021 (leader)

王昱天 思廷 SME 2021 (coleader)

各项目组负责人：

黄一睿 思廷 SME 2021

李悦田 思廷 HSS 2021

吴施佳 思廷 HSS 2021

王子欣 祥波 HSS 2021

俞若涵 思廷 HSS 2020



朋辈倾听热线

一．52HZ 蓝鲸——从吉祥物说起陪伴身份

uBuddies 的吉祥物是一只 52 赫兹的蓝鲸，又名 Blues。由于发出的频率比较特别，它很难找到同伴。也许每个人起初都是一只孤独的鲸鱼，而 uBuddies 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只可以跟同学们同频的蓝鲸——这也是 uBuddies 的核心理念：同频的陪伴与支持。

uBuddies 组织给予同学们的陪伴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多种形式。线上的陪伴方式包括 24 小时热线和树洞，线下陪伴包括一对一朋辈心理咨询、团体辅导、沙盘、正念冥想等活动。其中朋辈辅导是校内开展时间较长的线下陪伴项目之一。2016 年，学生健康辅导中心（SHCC）成立了 uBuddies 组织，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接听朋辈倾听热线，每晚七点到九点会有 uBuddies 的朋辈辅导员接听热线。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热线的效果有限，因为热线一次只能接待一位同学，接待时间也有限，而且很多同学希望有更多倾诉时间可供选择，并且可以当面与朋辈辅导员交流。综合考虑后，uBuddies 发展出了采取预约制的“朋辈辅导”，同学们可以在学生健康辅导中心公众号的“心理咨询”“朋辈辅导”窗口进行预约。

当谈到 uBuddies 成员的自我角色定位时，uBuddies 负责人认为，他们之于同学们，正是“陪伴者”。在第一次培训时，uBuddies 的辅导老师就告诉他们，朋辈辅导不是能够解决一个人人生中遇到所有难题或者消极情绪的灵药，也不是一个万事屋，而更像一根拐杖：当人跌倒的时候，朋辈辅导可以提供陪伴与支持，减少心力的消耗，但最后走下去还是靠来访者自身的力量。



解忧茶信活动



解忧茶信活动

uBuddies 日常举办的活动总会让大家感受到爱、陪伴与关怀。他们会在考试周期间举办暖心的活动来帮助同学们排解焦虑，支撑同学们度过身心俱疲的时间。在一次期中周的时候，uBuddies 举办了“解忧茶信”活动，用手写的书信回复同学们的问题或者烦恼，向同学们传递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与关怀。在期末关怀活动中，成员们换上毛绒玩偶服，送出寄语明信片，身着玩偶服给予同学们拥抱和暖心鼓励。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给予校外群体一些有意义的陪伴。去年春季的时候，uBuddies 成功举办了美丽中国梦老师线上支教项目，为甘肃的孩子们提供了为期四个月的线上支教。此外，uBuddies 还参与到龙岗社区的公益性陪伴项目中。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陪伴，线上的抑或线下的陪伴，uBuddies 都尽力把“陪伴者”的身份做到最好。他们始终坚信：陪伴是有力量的。



团体沙盘活动



双十精神健康周



龙岗团委社区活动

R

×

uBuddies 项目成员

R

×

uBuddies 项目成员

二．同龄倾听——相信来访者的力量

朋辈心理辅导：从朋辈辅导衍生出来的概念，是指年龄相当者对周围需要心理帮助的同学和朋友给予心理开导、安慰和支持，提供一种具有心理辅导功能的帮助，它可以理解为非专业心理工作者作为帮助者在从事一种类似于心理辅导的帮助活动。

在聊到关于朋辈辅导和其他心理咨询形式的不同之处时，uBuddies 的同学们讲述了以下三点。一是身份上的区别：朋辈辅导是以同龄人的身份进行基础的心理咨询。设想一下，如若你选择专业咨询师，或许觉得内心有距离感。虽然专业的咨询师比朋辈辅导员有更丰富的专业背景和训练，但这种专业身份的距离容易让来访者感到或多或少的压力。二是环境上的区别：朋辈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处于一个学校，很多同学正在经历的烦恼或许也是朋辈咨询师所经历的，这种相近的价值观念、经验、生活方式使得朋辈心理辅导对于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专业性上的不同，相比专业的咨询师，他们接受的培训时长较少、周期较短，但都经历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基础心理咨询技术的运用，比如倾听、共情、情绪反馈与内容反馈等咨询技术。uBuddies 的朋辈辅导员提到，共情不是一种技术，而是态度。需要进入对方的世界，进行共情性倾听，并提醒自己不要去评价这种体验和感受。在倾听来访者自我陈述的时候，朋辈咨询师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场对话中，做到全情专注地倾听，并思考与理解来访的表达的背后所传递的情绪、认知与感受，以及该如何恰当地回应来访者。其二，同等的咨询设置，比如一次五十分钟、一周一次的咨询时间设置。每次的朋辈辅导，uBuddies 的朋辈咨询师就把这五十分钟里所有精力提供给来访者。其三是咨询室的布置以及咨询室内基础设施的配备：咨询室中，来访者和咨询师的沙发座椅摆放呈 90° 的布置，咨询桌上也常设闹钟和纸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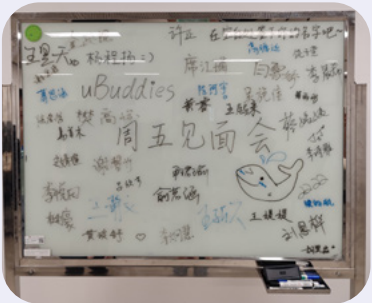
与专业心理辅导相比，朋辈辅导具有自发性、

义务性、亲情性、友谊性和简便有效性。虽然有种种优势，但在朋辈辅导中也有常被提及的问题。

“陪伴者”身份的实际效应是什么，会不会仅仅是“情绪垃圾桶”？因为同龄人的身份特殊性，是否难以为来访者提供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这些问题其实在 uBuddies 接受培训的初期就有提及。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指导老师告诉朋辈辅导员，咨询师之所以不能轻易地提出特定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客观、专业地提出建议。即使是专业的心理咨询，也通常不会给出很具体的建



uBuddies 迎新宣传



uBuddies 周五见面会

议，尤其是在前几次谈话中。这也是朋辈咨询的意义之一：通过专业的知识，让来访者自己去理解自己的问题和思考解决方案。uBuddies 其中一位成员分享了朋辈辅导和朋友之间谈话的不同，“你与朋友交谈的时候，说话可能更随意，对方也可以给出更多的个人建议，很多回答可能也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因为你们之间是朋友而不是咨访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咨询师，坐在咨询室里，就必须尽可能地将五十分钟的咨询时间全情投入在来访者身上，去提供专业的回应。”这也是朋辈辅导的难点所在。而针对不同来访者的问题，朋辈辅导员的理念是关注来访者自身的力量，发掘来访潜能，鼓励来访者听从内心，从而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uBuddies 的咨询理念遵循人本主义，他们接纳和包容来访者的观点，相信他们有充分的潜能和资源，跨越此前的阻碍。



团体辅导

三．温暖他人——uBuddies 陪伴的初心

uBuddies 的成员都是怀着帮助他人的初心而加入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位成员说道，她感觉大家压力都很大，焦虑抑郁的情绪普遍存在，因此希望加入 uBuddies 来温暖和帮助他人。最初，她是抱着一种单向给予的想法。加入 uBuddies 一年后，她发现这个单向的给予变成了一个双向的治愈，并且深刻感受到大家互相治愈、互相帮助的重要性。另一个同学谈到，“加入 uBuddies 的原因是希望体验心理学和朋辈辅导。在上岗之前，每个人要去接受一个为期八周共十六小时的心理辅导培训。这是在其他社团无法获得的一个体验，同时也是朋辈辅导区别于其他社团的特殊性，因为它是一个跟心理学强相关的学生组织。”

uBuddies 负责人还提到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吸引她加入这个温暖的组织。uBuddies 的活动理念是有温度的，他们将举办有趣和温暖的活动视作自己的责任之一。有一位成员讲述了她在期末周穿着玩偶服送拥抱的故事。“那天我穿着拥抱熊玩偶服站在图书馆外，有一个女生主动过来拥抱我，一抱就是好几分钟，然后我发现她在我怀里啜泣。可能她潜意识觉得对象是一只熊，便倾诉了自己的心事，讲到最近的种种不顺利，讲完又和我紧紧拥抱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话，只是同样回抱和安抚她。”玩偶熊没有说话，因为她不想打扰这个同学情绪的倾泻，但她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能量的流动。

R

×

uBuddies 项目成员

R

×

uBuddies 项目成员



期末关怀的 Therapy Doll 活动



uBuddies 成员合影

身为校园“陪伴者”，uBuddies 的负责人鼓励同学们多预约朋辈辅导。就像不是生病了才会注意身体健康一样，也不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有某个重大的问题时，才来接受朋辈辅导。即使只是想和辅导员聊天谈心，uBuddies 的朋辈辅导员也非常欢迎。只要能帮助同学拥有更加良好的心态、发掘自身力量，朋辈辅导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问到 uBuddies 的成员对同学们的寄语时，他们提出拥有一个良好心态的重要性。“即使绩点再高、再富裕、地位再高，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不快乐，这些身外之物也只是浮云。但如果你的人生快乐且充实，即使那些外在的指标，比如绩点，并不突出，你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困难似乎也不那么难以解决了。”uBuddies 扮演着真诚有耐心的“陪伴者”，相信人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他们创造了温暖、尊敬、认可、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环境，让来访者在这里实现充分尊重的沟通，成为解决自我问题的专家。🐻

i 思 享

课程启迪 思辨延展

From in-depth
learning to
creative thinking

CLASSROOM
DISCOVERY



《与自然对话》为我校大学通识基础课程，内容着眼自然科学发展历程，涵盖哲学、物理、生物、数学及古代中国科技，旨在通过阅读讨论科学史经典文本，激发学生进行主动、多元思考。通过分析讨论“人类探索自然及自身过程中仍面临的问题及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的影响”，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辩证思维及社会责任感。本期选登两篇《与自然对话》课程的学生论文，期待抛砖引玉，使大家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或困惑有更多思考。使作为受教育者的同学们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或困惑有更多思考，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焦虑，踏实提升自我，不负宝贵的大学时光。

——GFN 教研组

看见另一种可能

作者 / 俞卓言
指导老师 /GFN 教研组
主编 / 杜可

1. 引言

此文试图推荐两篇文章以替换课本《与自然对话》中的两篇文章。伊壁鸠鲁的《给希罗多德的信》^①和《剑桥史系列：希腊哲学》^②的第八章将分别作为 2a 和 2b 替换原课本第二章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乔治·布尔的《思维规律的研究》^③的最后一章将替换原课本最后一章关于欧几里得几何的部分，并调整顺序至原第七章之后，即庞加莱的思想之后。

选篇基于以下观点：学生应当在此门课的教材中了解多样的思想，在矛盾与联系中塑造面对自然史更包容广博的态度。十一篇文章只能瞥见繁杂自然史的主要断点，而基础通识课的特质也使得它无需承载“传授系统性知识”的任务，所以，比起呈现破碎的主干脉络，更重要的是对思考方式的塑造。相继呈现不同人物或流派对于同一话题的差异性观点，包括非主流的观点，将有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对褊狭的知识接受度的反思和纠正，继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正如课本第九章李约瑟的文章和第十章席文的文章，伊壁鸠鲁对宇宙和真实的认识可以与柏拉图形成对照，乔治·布尔对逻辑的重视可以与庞加莱关于直觉和美的理解^④形成对照。

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分别分析伊壁鸠鲁和乔治·布尔的文本。每个部分都将分为“对文本本身的思考”、“与其他文本关联”和“被替代文本的可替代性”三个角度。

2. 伊壁鸠鲁

2.1. 文本本身

伊壁鸠鲁的大部分学说反对了柏拉图主义^⑤。在他流传下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给希罗多德的信》阐释了他对认识自然的观点^⑥。他的观点高度依赖后人阐释。《给希罗多德的信》原文较为难读，思想表述也并不清晰，故需要附加文本（此处为《剑桥史系列：希腊哲学》中相关部分）以助理解。同时，原文与现代学者的解释的组合，让读者得以窥见探究科学史的一项重要方法——对过去材料进行背景分析和文本解读。

伊壁鸠鲁认为感觉不能被感觉驳斥，因为它们判断的对象不同；感觉也不能被理性驳斥，因为理性依赖于感觉^⑦。所以，他认为感官体验是绝对真实的标准。这样的论证基于他的另一个观点：只要一项事物不能被证明为假，那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真的^⑧。在逻辑学中，这个观点可以被认为是“诉诸无知”的谬误，但伊壁鸠鲁不需要这样的逻辑。他这样的观点演化出另一种观点：如果一项事物的存在与否不能被感官感知，那么它存在与否是不重要的，那么可以认为它不存在。这里的“它”可以是理性，可以是柏拉图的“形式”，可以是“神”。

伊壁鸠鲁对感官体验的重视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当我在柏拉图和伊壁鸠鲁之间穿梭，盯着即将到点的时间万念俱灰时，他提醒我下楼吹风摸猫看星星，毕竟他们的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和猫崽子贴贴的快乐是真实的。当对理性的追求无法带来快乐，人就该回归生活，找寻快乐。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号召“拥抱自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其实就是抬高感官体验的优先级。



2.2. 与其他文本关联

如前言，伊壁鸠鲁对世界的认知与柏拉图矛盾，与第一章柏拉图的观点形成对照。同时，伊壁鸠鲁对灵魂的论述——他认为灵魂是产生感觉的原因，但它是实体并依存于身体⁽¹⁾——与第八章坎德尔对意识的本质的讨论⁽⁷⁾相呼应，只不过伊壁鸠鲁从哲学角度提出解释方式，而坎德尔以现代科学的方式与实验相结合。

2.3. 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可替代性

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宇宙的观点没有强烈冲击到柏拉图的体系，而这个话题本可以展现更多思维层面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认识承接并发展于柏拉图。对于认识真实世界的方法，虽然他认可由感觉和经验出发以归纳出物体的形式，但并没有跳脱出柏拉图以“理性”为标准的认识模式⁽⁸⁾。伊壁鸠鲁将标准立于“感觉”，创造了认识世界的另一个体系。用伊壁鸠鲁代替亚里士多德，会使教材的讨论范畴更加宽广。

亚里士多德对于物理运动的理解与第三章牛顿的贡献呼应，对这一部分的讨论更多与一些现代的物理研究方法联系，与学习第三章时的讨论有所重叠。即使删去这一小节，相关背景仍可以在学习牛顿时进行补充。

再者，乔治·布尔的文本将提到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观点。至此，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再作为单独的章节被学习，但他的身影分散在各个角落，仍为我们带来思考。

3. 乔治·布尔

3.1. 文本本身

在《思维规律的研究》最后一章中，布尔解析智力的构成，说明逻辑形式和逻辑推理的价值和必要性。逻辑形式是指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包括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原则和规则，而逻辑推理则是指通过逻辑形式进行推理的过程。文中提到，智力的构成包括感知、记忆、想象、判断和推理等方面，其中，逻辑推理是智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其他方面的

智力来进行思考和决策⁽³⁾。布尔指出，科学通过对自然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揭示它们背后的原因和趋势，同时，通过实验和观察来验证理论，并不断修正和完善认识⁽³⁾。其中，推断和验证需要借助逻辑推理，故逻辑推理是科学研究和思考的基础。逻辑推理通过抽象出个体的特征，关注其所属类别的属性来进行推理，可以帮助避免错误和谬误并提高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也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自然现象和规律⁽³⁾。这个章节高度契合课本这一部分的主题：对人类理解力的理解。

3.2. 与其他文本关联

与庞加莱的文本形成对照，以更好地理解“思考”和“智力”。庞加莱认为数学家最重要的是直觉⁽⁴⁾，而作为逻辑学家的布尔提出逻辑的重要性并认为“思想的最终规律在形式上是数学化的”⁽³⁾。联系全文，此处数学指以逻辑为基石的数学。不过值得注意，庞加莱与布尔的观点并非对立，庞加莱仍然认可逻辑，但他认为健全的心智不会犯逻辑谬误，而只是在论证过程中迷失了⁽⁴⁾。我认为这是恃天赋而狂妄。

3.3. 欧几里得文本的可替代性

欧几里得的章节在此教材中的重点不在于几何知识，而在于对逻辑的重视。《几何原本》的确让我心潮澎湃，但我认为“几何”太过耀眼以至于掩盖了这篇文本的目的——“逻辑”。同时，几何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只是课本上的思维训练题，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切身体会几何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以几何为例并不合适。并且，几何并不一定和逻辑相关联，证明可以借助其他方法（比如计算机穷举）。我们可以采用更直接的与逻辑相关的文章——比如推荐选文——来说明逻辑的重要性。

4. 结语

即使是主流的观点，也不意味着正确。我们甚至无法定义或判断“正确”，只能由实用度角逐出“正确”。通过听取不同观点、控制偏见和自由讨论，我们可能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而这是与自然对话的目的。🌍



引用著作

(1) Epicurus. The Letter to Herodotus. Tr. C.D.Yonge. Rpt. in 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By Laertius, Dioge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Algra, Keimpe Arnoldu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Boole, Georg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on which are founded the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logic and probabilities. Dover, 1854.

(4) Henri Poincaré. The Value of Science: Essential Writings of Henri Poincaré. Modern Library, 2001.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161-178. Print.

(5) De Witt, Norman Wentworth. Epicurus and his Philosophy. U of Minnesota Press, 1954.

(6) Kenny, Anthony. Ancient Philosoph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ume 1. OUP Oxford, 2004.

(7) Eric Kandel.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179-194. Print.

(8) David C. 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Prehistory to A.D. 14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17-48. Print.

逃离洞穴 走向阳光

—— 由《洞穴寓言》思考高等教育的意义

作者 / 周铭萱
指导老师 /GFN 教学组
主编 / 杜可



每逢开学季或考试周，大学生学习复杂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面临其他复杂的困境、压力和焦虑，由此产生一种流行的自我诘问：我真的需要这份文凭吗？这样的迷茫成为普遍现象既是高等教育中的个体对其得失的反思，也反映出学生对高等教育意义的困惑：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高等教育的作用似乎愈发限于一张文凭证书，而其带给学生的负面情绪是否让这一过程显得隔珠弹雀？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我们究竟可以在高等教育中收获什么？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寓言》：假设有一批人犹如囚徒，世代居住在一个洞穴之中，手脚和脖子被铁链束缚，头不能环顾。他们身后燃烧着的火堆将他们自己和其他事物投射在洞壁上，他们看见洞壁上的影子并把影子当作真实的世界；习惯这种生活之后，当某一囚徒获释并被强迫着走向洞外时，他首先被光芒刺激而感受到痛苦异常，之后他会在痛苦中不情愿接受这个新的世界，直到最后接受并开始观察和思考这个洞穴外的世界^①。这一寓言几乎隐喻了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通过逐步解析这个模拟情境，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高等教育的首要意义就是让我们体验并习惯反思过去，将自身置于陌生的新世界的不适感。此时教育扮演了将囚徒强行从洞穴中释放出来的外在力，它将从一个既定的、单向的知识灌输的轨道，拉入了一个没有道路的广阔世界。作为长期几乎只被动地接受教育和知识的个体，突然暴露在一个全新的、广博的、多元的思想体系中，感到不适正如黑暗洞穴中的人走到阳光下被刺痛双眼一样自然。但正如杨潇先生评价西南联大时所言，我们认识和承认自身不足并向更广阔的领域探索，“由此获得智识与为人的双重技能——所谓‘作人’，并最终成为一个见闻广博且有行动力的公民”。^②

高等教育也通过将单向的知识灌输变为展示不同的思考角度，排除简单、极端的错与对的定性偏见，同时提倡更多的理解力与同理心，鼓励我们追求更准确和更本质的理解。柏拉图在寓言中特别描述了囚徒被释放到外面的世界后，逐步从影子、倒影到观察真实的太阳的渐进过程^③，这包含着曾被片面的、僵化的知识禁锢的人吸取教训而产生的对真实、真理本质的追求。林伯格(Lindberg)在谈到历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的批判时，认为他们的批评并不合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对物体运动的研究出发点是理解事物的本质，而非探讨适用于运动物体的时空因素的关系^④，这一论述极大地颠覆了中学教育给我留下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片面印象，并且会在之后时刻警醒我偏见会使人无法获得正确理解，促使在之后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更全面地理解而非急于定论。

柏拉图的假设中并没有提及，但我认为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这个被释放的囚徒即使可以从此生活在洞穴外的世界，也必定依然会怀疑这个世界是否只是一个更大的洞穴，真实的世界是否还另有天地？他不再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产生非理性的恐惧，而是会探索地进行批判。无论是探索发明的牛顿“拒不感谢只提出命题，但没能用数学证明它们或将其纳入一个有效的框架的作者”^④，还是在学习时，与中学时期“只要会使用而不需要知道原理”不同，高等教育追溯科学推翻、猜想、证明的完整过程，重视清晰、完整、有力支撑的认知过程。高等教育塑造理性的心智品质，鼓励理性的相信，理性的怀疑和理性的批判，并有效地运用所学的方法和知识去发展新的理性。

由此，高等教育的意义远非文凭证书等符号资本可以囊括，它代表的是破立而非固守、包容而非偏激、理性而非盲目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并不断孕育出闪烁着精神火花的个体。

引用著作

- (1) Plato. Republic. Tr. C.D.C. Reeve.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4.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5-9. Print.
- (2) 杨潇著，《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 (3) David C. 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Prehistory to A.D. 14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11-48. Print.
- (4) I. Bernard Cohen, The Birth of a New Physics: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0.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49-62. Print.

**Thoughts about life
from President Xu**

校长专栏

体 察 思 悟

PRESIDENT'S COLUMN



哪些人 AI 很难替代

文 / 徐扬生

这阵子，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又一次成了热门话题，主要是由 ChatGPT 引起的潮流，一时风起云涌。ChatGPT 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对全世界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大多数的恐慌主要来自于人类的 AI 进展到底会替代什么样的工作和人群。职业如果保不住，饭碗就没了，对教育的冲击更大，英语老师不能布置写作的作业，物理老师出的题目几乎都能找到答案，心理学科的问题 AI 回答得可能比老师还要强……

ChatGPT 刚问世，一位理工学院的年轻教授立即送了我一条微信，告诉我多年以前，我的讲座中强调的观点“不幸”被言中了，我当时的观点是，AI 如果有一天要代替人类的话，我认为是从代替“白领”开始的，而不是代替“蓝领”。因为当时大多数人担心的是“蓝领”工作要被替代了。妈妈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学点知识，否则做农民都做不了，现在农民都要被机器人替代了。这下好了！ChatGPT 正好是从自然语言处理中突破的，语言与文本处理是强项，所以一般白领的大部分工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而且做得更为仔细，更为完整，更为丰富。

为什么 AI 会先替代“白领”的工作呢？一个原因是 AI 的强项是利用现有的网络、数据、资料、知识，所以它会比一般人类的记忆、逻辑、分析、综合能力要强，如果它能够突破与人交互的界面（语言也是一种界面），那这种能力不仅会超过人类，而且超过几万倍。另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代替“蓝领”其实是很难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在制造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制造业需要的是重复工序的速度、精度、效率，这正是机器人的强项，但是，一般的服务业的“蓝领”工作，大多与“技能（skill）”有关，另一方面 AI 比较难学，一方面这些工作都比较“杂”，你看看，在北方澡堂，一个搓背师傅要做多少件事，不仅搓背，还要清理、服侍、换水等等，更重要的事要“对付”很多人，这种“交互（interaction）”，AI 非常困难，远比在网上一问一答的交互难得多。所以，AI 替代“白领”理论上比替代“蓝领”要来得容易。

这里还有一个经济学的考虑，做一个机器人替代“白领”，一般来说，会比替代“蓝领”要划算。比如说，你造一个机器人，采摘苹果，替代摘苹果的农民，这台机器人的效率能顶多少个农民？即使能替代十个农民，它的价格一般会远远大于十个农民的工资。而“白领”的工资一般会高一些，造一台替代“白领”工作的机器人造价也会便宜一点，所以从经济学上考虑，人工智能替代“白领”会比替代“蓝领”要划算得多。

当然，“白领”“蓝领”是一个大类，也要看什么工作，要看这些工作需要人的什么样的特征、禀赋、才能和素质。这恰恰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思考决定了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模式应该做怎样的修正，决定了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人工智能最后往哪里走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人类在社会上的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个正三角形，少数人高层一点，所谓“精英阶层”，在顶上；中间是庞大的中层阶层；最低部分是大



多数的底层。这个正三角形对社会结构是如此，对经济贫富、智能才干、文化程度大概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总是在向前渐渐演进的，如何来表征“演进”呢？那就是社会的分工会发生变化更替，有些职业就会自动地被替代掉了。所以，一百年前社会上有的一些职业，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小时候曾经问过祖母，从前的绍兴人主要是做什么的？她说绍兴人有两大职业，一是做“锡箔”，锡箔就是用锡做的纸，念了佛之后作为祭祀焚化用的纸钱；二是做“师爷”，就是为各类官仕做高级参谋，从县衙门到皇宫都有，明清时代有所谓“无绍不衙门”，就是说，没有绍兴人，政府都办不起来。你看看，这两种职业现在都消失得一千二净。可以想象，一百年之后，我们现在的许多职业也会消失了，这是完全正常的，哪个社会都是如此，不用恐惧。人工智能时代一定会替换一大批职业，同时也一定会有一批新的职业登台亮相。

然而，有意思的是，人工智能大概会更换哪些职业呢？网上已经议论纷纷了！从前面讲的延伸下来，我想说的是，职业更换大有可能发生在上面讲的三角形的“中部”，从历史上讲，更换替代都是从“中部”开始的，人工智能时代也是如此。为什么呢？顶部的，你很难替代，做不出来；底部的，你又不愿意，或者不值得（不划算）来替代它。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把中部的那些阶层所涵盖的职业给替换了！

当然，这是笼统的说法，事物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与发展，抛开职业不管，每种职业所需要的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就人的素质而言，哪些人 AI 是很难替代的呢？AI 是一种机器智能，从理论上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合成的一种智能，是对过去的无数人的实践的一种总结，所以我想至少有以下三种人，AI 可能会比较难替代：

第一种人：情商高的人。情商是人性的一面，因为现代教育忽视了这部分，它变得越来越稀缺，机器智能会有一些情商，但因为是统计的结果，会停留在“平均”的意义上，做个“心理导师”还可以，做“情人”那种高度私人的情感是很难的，有情商的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

作是不怕被 AI 替代的。

第二种人：创新意识强的人。创新，或者说，好奇心，对新的思想、新的主意、新的设计的向往，使我们每天充满创新的动力，习惯于独立思考，并有强的意念和执行力。这种人将是机器智能的“克星”，因为机器智能从本质上是对过去“旧”的东西的整理与综合。

第三种人：有勇气的人。有勇气敢于探索的人，一直在思考前边的路，这些路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什么人走过的，所以，机器智能帮不了忙。“大智大勇”是我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人忘了！“智”是可以学的，“勇”很难，要从小培养。

当然，你还可以写出更多，我列出这几种人的原因，只是想说明，如果我们能够牢牢地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是不用惧怕 AI 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忧 AI，我们不要担心机器愈来愈像人，我们要担心的是，人愈来愈像机器。

有一位中学老师曾经问过我，“你觉得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比五十年前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聪明、更有智慧吗？”我回答不出来，之后我自己思考，我能够回答的是，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比五十年前的学生更像机器。应试能力、记忆能力、运算速度……一步一步地向机器靠近，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与 AI 相比，都将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所以，我们得停下来，看一看，我们拼命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要问问自己，传授知识是不是我们仅有的使命，我们是不是应该花点精力在学生的情感教育上面。我几年来一直有与同学们散步、爬山或者种菜的习惯，我所接触到的同学中多数人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我从来不知道曾经爱过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爱，不知道爱究竟是什么？”他们站在我面前，是那么近，但又觉得那么远。他们都很聪明，聪明得可以做“奥数”题目，但心智又那么脆弱，脆弱得可以因为一个教室里的座位而去轻生。

AI 可以替代，或者说帮助我们的手脚，做体力劳动；也可以替代或帮助我们的头脑，做很多脑力工作。但它替代不了，也帮助不了我们的

“心”，心灵的事，要靠我们自己，心念，可以是光明，也可以是黑暗，可以是美，也可以是丑。我们的心，就像汪洋大海里的航船，手脚和脑力就像驾驶船的技巧，在大风大浪里远航，千万不要忘记，船本身远比驾船的技巧要重要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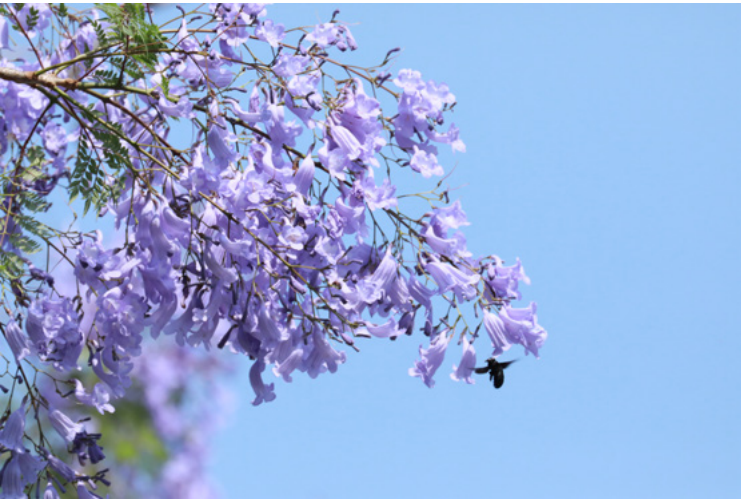
人生，到最后，无论是生活质量也好，工作成就也好，个人幸福也好，真正重要的是情感管理，不是记忆，不是逻辑，不是速度，甚至不是知识，那些 AI 都可以帮你，你也比不过 AI，博学并不能给人智慧。

因此，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真正的“以人为本”，如果我们能够注重情感教育、艺术的涵养和想象力、创造性的训练，我们完全可以无惧 AI 的来临，相反，我们可以用它作为工具，真正造福人类社会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写完这篇文章后，晚上我用 ChatGPT，让它用“同样的题目”来写篇文章，下面是 ChatGPT 提供的答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放在这里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是目前仍有一些人类所具备的技能和特质是很难被 AI 替代的。以下是一些例子：

1. 创造力：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是从无到有地创造新的思想、艺术品、发明创新等的能力。尽管 AI 能够模仿和生成很多东西，但是它们仍然缺乏真正的创造力，无法像人类一样创造出全新的、原创的作品。



陈鸣 / 摄

2. 情感和情感智能：虽然 AI 可以模拟人类情感，但是它们缺乏真正的情感和情感智能。人类能够感知、表达和理解情感，这种能力在人类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中非常重要，而这是 AI 目前还难以做到的。

3. 社交和人际关系：社交和人际关系是人类的天赋能力，它需要我们理解、推断和适应人类的行为和动机，而这是 AI 目前还无法完全胜任的。在很多工作中，人类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交关系，比如谈判、合作、领导等，这些都需要丰富的人类经验和技能。

4. 品德和道德判断：AI 缺乏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判断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类需要考虑到道德和伦理问题，这需要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 AI 是无法自主决定正确与否的，需要人类来为其设定道德和价值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限制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或减弱。但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和优势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与 AI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把 AI 写的文章，与我的文章对比一下，如果把我的文章作为“模板”100 分的话，AI 的文章，至少可以打 80 分。如果把它作为“模板”100 分，那我的文章也就 80 分左右。可见，AI 还是蛮厉害的。

刚在写这篇文章时，听到有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宣布警告学生，杜绝使用 ChatGPT。我个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你认为福音也好，是洪水猛兽也好，挡是挡不住的。铁路开始修到四川时，有人号召大伙把铁轨撬了，电开始用于伦敦街头的路灯时，有人抗议认为夜里的光只能是上帝给的，互联网开始时，有人设置许许多多的障碍怕大家在网上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最后都挡住了吗？

然而，对于学校教育，倒是一个好好思考如何做出修改的时机了！回归以人为本，培养独立思辨能力，情感管理能力和艺术涵养，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提问力和创造性，是应该走的方向。 🌱

湖畔

关乎心灵 栖息烟霞

Time to read,
to ponder,
and to appreciate

LAKE SIDE

圆桌

光影

诗歌

散文

女性的疆域

编辑 / 惠诗雅
主编 / 金珠淇

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时，实际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是 TED×CUHKSZ2023 年度大会中一场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或者说，这仅仅是一场女性之间的对话。两位嘉宾——张之琪与韩雨晨，一位是“随机波动”的主播，另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社会学教授。看起来，两位都是性别研究的“过来人”。然而女性主义并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渗透在日常的每一处细枝末节，也拓展至学术的每一方寸土。这里有无穷无尽的话题等待着被我们敏感地捕捉，不断地讨论。在圆桌上，我们与两位老师坐在这里，而在女性主义这片广阔的疆域上，我们则是更为紧密地拉着手，拥抱着彼此。身在新旧观念的夹缝中，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在清楚认识到亲密关系中的权利后，如何再寻找爱的可能性？关于远方、性别、文学的探讨，对人们来说真的是离地的吗？

这不仅是一场女性主义的对话，也是每个试图拥抱爱的人共同的心灵涤荡。



张之琪

张之琪，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专业，曾任界面新闻记者，2020 年创立博客“随机波动 StochasticVolatility”。



韩雨晨

韩雨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教授（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硕士，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博士，从事社会学与性别议题研究。



胡云舒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二学生

主持人：
胡云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二学生，TED×CUHKSZ 成员。

女性视角中的文艺作品

胡云舒（主持人）：大学生处于接触女性主义的初期，对性别议题的概念也处于朦胧状态。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开始，两位老师能否以女性的视角分享自己最近接触的书或影视作品？

张之琪：我最近在看《爱情而已》，作为今年已经 32 岁的女性，我非常能够代入其中的女性角色，而这部剧实际也暗藏了一些性别视角。比如 32 岁的女主角首先约会的对象是一位事业有成的男性，他想寻觅适合结婚和生育的伴侣。他表白的过程中提到“如果你不想工作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回家做全职主妇，我的收入养活我们两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中间暗藏着一种交易：女性牺牲她的事业来成就男性的自我发展。这位男性代表了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样本，即人生是一个个的 Check box，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接下来就需要合适的伴侣，组建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生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们的社会有时像流水线一样，仿佛将人放在传送带上面，就能按部就班地成长和生活。但当他开始规划这种人生时，其他人在无形当中就成为成就他规划的工具，然而他会认为这能够让男性和女性在现有的制度下实现双赢。

但这种双赢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工作制度还是婚姻制度都在系统性地优待男性，比如男性在职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在结婚后可以享受女性付出的无偿家务劳动、育儿劳动等等，而女性反而会因为婚育遭受职场的隐形惩罚。因此主流视角下看似理性的规划，对于女性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其背后揭示的是，社会中看似正确的选择，对于女性来说很大程度是一个陷阱。这部剧表面上是爱情幻想泡泡的载体，但剧作的某些暗处也提示了很多问题。

韩雨晨：我正在进入一个“准妈妈”的角色，我想对自己的孕期体验做一个自我民族志式的分享，或许比分享一个影视作品更有意思。

首先，怀孕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时间感和空间感上都有很大变化。时间感上，以前我的时间安排主要依照的是教学工作周期，现在我要按照肚子里宝宝成长的周期，来协调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国家要求每位女性在怀孕期间必须有十六次产检。我必须保证这十六次产检都在规定的时间段，在工作的间隙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线上预约产检医生和抢春运火车票一样难。在一次次的产检中，你会看到“准妈妈”的身体被数字化和医疗化了——常常被简化成一串有问题的指标，等待被矫正或医治。事实上“准妈妈”这个词也是在告知孕期的女性：“从现在起，你要学习做一名称职的母亲”。

这个时间感的变化，还体现在饮食和睡眠方面。比如，我得以从工业社会规定的一天三顿转变到一天六餐——通过少食多餐来减少对胃部和血糖的不良影响，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准妈妈的状态；睡觉方面，前期的妊娠反应让人每天都昏昏欲睡，只有靠着“崇高的信仰”才能坚持上好早八点的课；进入怀孕的中后期，由于膀胱被挤压，总要去洗手间，睡眠的时间被高度挤压和碎片化。这些听上去很琐碎、很个人，但其实是所有女性在孕育生命时身体都要经历、却被忽视或认为不值一提的身体经验。

这个饮食和睡眠上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时间感，也反映了女性在孕育生命过程中空间感上的变化。怀孕期间子宫会增大到过去的 500-1000 倍，在不同的时期它增长的空间会挤压不同的内脏，对不同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甚至痛苦。这个身体上的“空间变化”还体现在身体不同

部位尺寸、比例的变化，于是这时候一些带有男权凝视的话语就会进入你的脑袋，比如“要长胎不长肉”“如何继续保持小蛮腰、避免乳房下垂”等等，需要你进行甄别和自我选择。你会发现，医疗和健康话语以专业和科学的态势，很大程度上与男权话语结合，使我们自我审查、自我管理、自我规训。

除了这些身体的经验，准妈妈还要跟医院、月子中心等医养市场打交道。你会发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是无止无尽的，医院、月子中心的服务和收费被分为三六九等。根据准妈妈及其家庭的购买力、社会阶层甚至独立思考能力，市场定制甚至制造我们的需求，让我们相信花的钱越多，就表达了越多对孩子的爱。

我刚刚的这些白描式的分享，其实是想梳理结构性话语是如何对我的孕期经验进行建构——市场商业话语的力量，性别话语的力量，以及科学和医疗话语的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打造一个努力、称职、充满爱的准妈妈。

有意思的是，在理性、抽离的反思之余，我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一个小生命在跟你共用一个身体，也与宝宝一同被建构出同行者的意识，这种经验与男性很不同。但也说明了，母性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是靠这十个月培养出来的。

总的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亲身的经验甚至身体，作为田野地进行审视和反思，这都是女性主义思考的一种方式。

张之琪：我去年读过一本书叫《性差异的伦理学》，其中提到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以男性的经验定义的。这本书试图重新以女性经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重写一种形而上学。这是很多女性学者都在尝试做的事情，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田野地去反思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或形而上学的问题。

韩雨晨：对，现代社会很多概念和思维方式都是以男性思想家的逻辑作为标准。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发声，也包括一些男性思想家，都发现过去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有很多问题，所以诞生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思潮。



虚构与现实中的女性角色

胡云舒（主持人）：当女性成为一位母亲时，母亲往往会成为第一身份，即先是母亲，然后才是专业性、社会性的身份。那您二位期待在比如文学、电影这些话语中看到怎样的女性角色？

张之琪：之前我们和一位女导演聊天，她提到创作女性角色时矛盾的点在于创作者既希望笔下的角色高于现实，能够更自由、更有自我觉察能力、更有女性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害怕这类女性形象被观众认为脱离现实。创作者面临的问题是，要做反映现实的创作，还是要创作更理想化、更另类的女性角色？最后她给出的答案是后者，因为艺术需要一定程度上高于现实。另一方面，我曾与一位做网络文学、流行文化研究的学者探讨，她认为文艺创作是“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要求每一个文本都是正确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也就扼杀了创作。所以这几年在荧幕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与过去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有所不同，但同时她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女性是且旧且新的女性，所以反映在银幕上的女性角色也是且旧且新的。最终的目标是我们想要看到不同的女性，更多的女性，而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韩雨晨：或许我可以联系我的博士研究对象——返乡打工妹，来谈谈我对“作品中”女性的期待和看到了真实的女性后我的思考。在去到我的研究田野之前，我希望找到一种在地的对她们进行制约的结构性力量，我想象她们当中一部分被迫妥协，但也有一些人在进行抗争。这种想法其实是很文学化的想象。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女工朋友们觉得这种观念很奇怪，是脱离生活的。后来我发现，她们不是一些人选择妥协，一些人选择抗争，而是每个人的身上都交织着妥协和抗争。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或明或暗的抗争、协商、妥协是同时存在的，她们用智慧借力打力等做法才体现了真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命力。解放，不是建立在真空中的，因为没人能脱离充满泥泞的土地，我们需要通过接触、对话、较量来获得自由和自我解放。否则对解放的想象，只能是一种站在二元对立的逻辑上的置身事外的评判。

胡云舒（主持人）：请问韩教授，我们当今讨论女性主义基本都是中产阶级表达自己的焦虑，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她们生活在农村，没有机会与身边的人交流、探讨自己的困惑，而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的女性。您觉得我们去谈论远方，然后把更多的目光投射给她们是必要的吗？

韩雨晨：“女性主义”这个词她们可能并不熟悉，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女性主义实践是无处不在的，发生在很多女性的身上。只不过有的人标榜出来，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所以我认为这个概念不应该被视作是文化资本，而应当被承认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东西。

胡云舒（主持人）：之琪在“人的疆域”的博客中讲到了底层女性的抗争。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张之琪：“女性主义”这个词对于很多所谓的“底层女性”来说有些陌生，但我们对于女性处境的感知未必是不同的。举个例子，“人的疆域”这一期我们采访了写《平原上的娜拉》那篇报道的记者安小庆，她说她回访刘小样的时候跟她聊天，发现她说的一句话和我们在播客里聊得一模一样。她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对于生活是有同样感知的，不管是对于女性的处境，还是女性想要获得的自由，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跨越时间和空间形成共振。只是在更受人瞩目的话语场上，中产阶级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们这样想，只有我们这样感知，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愿望。

母女关系与亲密关系

胡云舒（主持人）：接下来聊一聊母女关系。韩教授作为准妈妈的角色，您觉得即将变成母亲（这件事）会让您跟您的母亲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吗？

韩雨晨：倒没有。但我很感恩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不管是从情感的亲密，还是从精神交流的深度上面，我们一直高度契合。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那一代的母亲跟我所身处时代的母亲是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时代对于母亲的要求不一样，不同母亲做法也会不一样。我的母亲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会像现在一些典型的母亲一样花很多精力、时间、金钱在孩子身上。同时她也不会像现在很多妈妈一样，如此看重特长的培养，她会更看重品质方面的培养。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被社会推崇“密集化母职”的时代。“密集化母职”是指母亲要花很多时间、精力、金钱在孩子身上，甚至全家都必须这样，孩子是这个家庭最大的资产，我们通过对孩子的投资，从而达到对这个家庭社会地位的保证或者向上提升。所以作为一个自认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我在不断地自觉去反抗“密集化母职”的话语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张之琪：我跟韩老师类似，与妈妈的关系非常好。我在思考很多问题时，经常会从“如果我有一个女儿”这个角度来想。比如今天很多人聊教育公平的问题，当我们比较空泛地聊一个社会议题时，都很清楚自己的立场，支持教育公平，反对教育隔阂。但如果从“我有一个女儿”这个角度想，立场就可能会动摇。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是想让她上没有任何教育区隔的学校，还是我希望能够尽我的能力把她送到一个有区隔的学校。这种情况下我会问自己，我真实的立场是什么？我愿不愿意为我相信的理念而付出一些代价？这时反而更接近内心的真实。在讨论很多问题时，我更倾向于放在真实的关系里面进行讨论，来检验真实的想法，不断地去反思。

胡云舒（主持人）：在我们接触到“女性主义”，比如说婚姻制度、恋爱关系、权利的不等之后，当伴侣的性别意识与我们有所偏差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去进入一段亲密关系？

韩雨晨：我觉得首先要审慎选择，长期观察，进行筛选，观察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 ta 说不出女性主义是什么，但是懂得尊重人，懂得爱，这就很好。其次，彼此协商、共融的意识和能力也很重要。有观念差异是很自然的，需要在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中地达成理解、共融、和谐，而且这是动态的，或许永远无法一劳永逸。要有一种底色悲观，但是态度上要有乐观地爱世界爱人的姿态。对自己也是这样，可能每天总会有一个时刻让自己失望，这时候不能放弃，也需要自己激发一下自己。

张之琪：前两天《人物》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成为上野千鹤子》，里面提到很多人会问上野千鹤子，作为女权主义者，她理想中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是什么样的，上野一般会回答没有。她给出的理由是“这个问题暗藏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和近代主义式的进步主义，无法对近代的成长神话形成质疑”。通俗解释一下这句话，所谓的“现代性神话”预设了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并最终能够到达。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目的地，对每个人来说理想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是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让生活过得更好、更幸福的思想资源。因为所谓的“更幸福”在这个问题中意味着既能避免婚姻制度的剥削，同时又能享受美好的爱情。首先这可能就是不可兼得的；其次女性主义是去质疑关于幸福的、关于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话语，在现实层面上它不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加自治，而会让我们更不安、更矛盾、自我怀疑更多。但是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说明了关于爱的、关于性的、关于婚姻、关于家庭的旧脚本已经失去共识了。而我们现在是要去探索新脚本，这其中当然充满迷茫、挫折和不舒适的方面，但恰恰说明新脚本是女性与男性作为两个真正的主体在互动当中去磨合形成的。



夹缝中的自处

胡云舒（主持人）： 您二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学术或媒体，是否某些时刻觉得女性主义标签会成为自己的束缚？

张之琪：我认为这是一个视角，但不是一个标签。但作为进行公共表达的人来说，我不可避免地会被被动地贴上标签。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做一个温和而理性的女性主义者，这可能会在做公共表达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束缚。如果要谈一点很个人化的经历，我可能从小就是一个被认为过于强势、脾气不好、讲话难听的女性，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也没什么，反而会帮你避免被男性拉拢成为他们的同盟，而成为他们的同盟反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韩雨晨：我和之琪比较不同，别人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理性的人，所以当我代言“女性主义”时，别人可能会发现女性主义是看上去比较温和而理性的，这种印象也没什么不好。在我自己教学和研究的种种疆域中，社会学和性别研究既有交叉，同时又有不同的领地，两者的内容相互裨益，使我的思维广度和深度更充实。所以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这个标签，我自己也不在意被标签。如果别人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我绝对说我是女性主义者，无论对方是谁。



胡云舒（主持人）： 我们都是又新又旧的女性，像身处在夹缝中。二位是怎么看待这种夹缝的？在夹缝中应该如何自处，又如何对待他人？

张之琪：一部分是因为社会变化得太快了，将别人一百多年的进程压缩到三四十一年完成，所以我们更容易陷入又新又旧的状态。这种状态一部分是时代造成的，我们身上旧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自身成长环境带来的烙印。但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成长、学习、反思，不断地接受新的观念。所以一定会有又新又旧的状态，一定有所谓的不够完美的状态。

韩雨晨：对，我也同意。其实每个年代的女性都是承上启下的，因此身上有很多矛盾点。许多的观念有新旧的碰撞，需要做出取舍，即决定更认同哪种价值观念。这是人要发挥能动性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期待有标准化的女性主义，可以指向答案既定的光明未来，那依然是陷入了现代主义的窠臼，即让单一叙事指向光明的解放之路。但如同前面讨论的，我们已经开始破解这样的话语了。所以在不同时代的矛盾下生存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都可以探索自己的故事和道路。

这是一场女性主义的对话，也是每个想要拥抱爱的个体的思想碰撞。借用张之琪老师在微博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我们不是要站在一块大陆上反对另一块大陆，我们要反对的是大陆本身，我们不是大陆，我们是岛屿，是永远漂浮随时出走的，不安才是我们的身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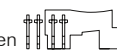
流动香港
张田霖 / 摄



流动香港
张田霖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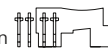
流动香港
张田霖 / 摄



流动香港
张田霖 / 摄



流动香港
张田霖 / 摄



巴黎

高逸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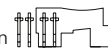
哥本哈根

高逸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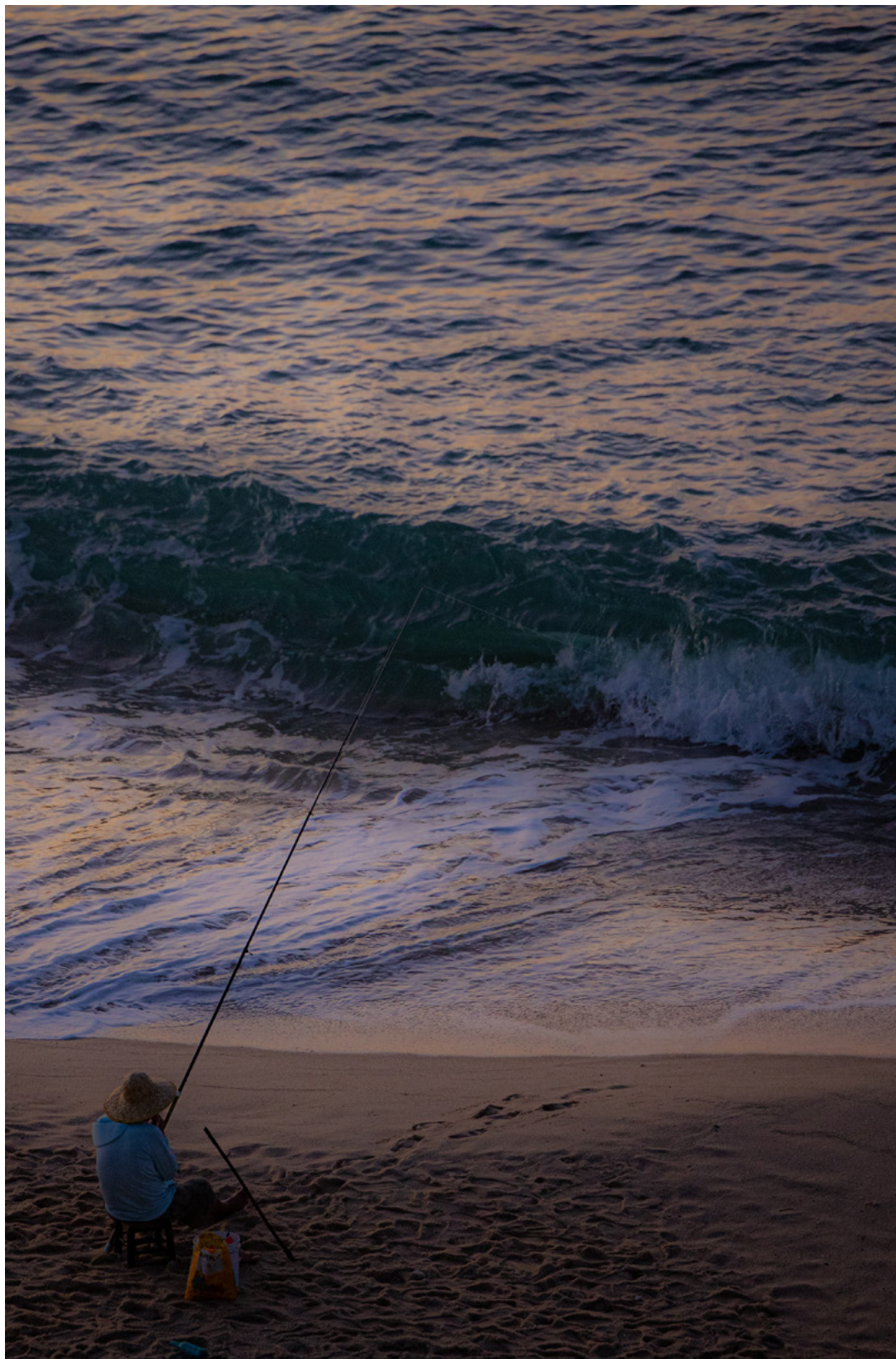
挪威特罗姆瑟

高逸 / 摄



意大利 罗马

高逸 / 摄



东山岛日出钓鱼老人
曾子恒 / 摄

厦门日出前的海

曾子恒 / 摄





长白山 雾凇漂流随拍

曾子恒 / 摄



长白山 林木与星空

曾子恒 / 摄



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鸽子

曾子恒 / 摄



大理古塔夜
曾子恒 / 摄

POETRY

诗 歌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诗 / 罗雯静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住满奇怪的形状，奇怪的声音
由里及外，充盈着难以分辨的荒凉
踩过暗红砖和旧木板的交界地带
会惊醒角落里沉睡的蛛丝网
青苔爬上老墙，缠着枯枝与败叶
缀出一个红漆的大字，赫然是：拆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陌生的人不幸经过，游走其中
就像观赏一场黑白默片的悲剧

它在被扭曲，在被扭曲着
你否认吗？
那被扭曲的驱动着一切
降生在黑村庄里就是降生在大海中间
你回来的时候，却成了陌生人
唱戏人百转千回，和着光阴的节拍
他们用歌唱的嘴唇，去亲吻黑村庄贫瘠的泥土
用哀伤的目光，祝福着每一个经过的陌生人
眼泪是人类自己做出来的最小的海
在阳光下忽地绽开，像一现的昙花
掉下来，沉下去，下到更深处去
拥抱着这块贫瘠的土地 沉闷又新鲜

太阳将要落下，虽然它已经落过
它无时无刻不在落着
忘记你的人，喧嚷的海由他们构成
大海是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在扭曲中，一切都似是而非
眉眼不知山川，故土又是否无恙

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没有被消耗或者被毁坏的痕迹
只是被扭曲过
你回来的时候，就成了陌生人

沿着村庄里的古巷，走着
幽深在不断拉长，走着
巷口的尽头是一片蓝
微渺的蓝，广袤的蓝
我几乎感到渴，像是眩晕
生命是渴望不可能的回声：
这时，却伸出来一只无形的，友好的手
牵着你快地，在黑村庄上飞翔和游走
带你去抚摸它扭曲的形体
万物都在此改变样貌，渐渐不再认出彼此
在扭曲中消亡的
像是魔术师谢幕的演出
陌生的人渐渐远去，远去

POETRY

诗 歌

悲悯的短号声，庄严肃穆
从远处传来，隐隐约约
像阴影中的火焰，像尘世的大梦
炽热而无声，渲染出死亡的黑
陌生人远去，渐渐远去
不知山川，不识故土
而这一切，都在黑村庄的沉默里
被宽容，被体谅

陌生人啊，你仔细听
那一片蓝发出了声音
像是用眼泪吹鼓的短号声，沉默的悲悯
眼泪是人类自己做出来的最小的海
像是你喉头哽住的悔恨，悲悯的沉默

世上的道路已各自决定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但愿你安宁，你注定要幸存

我们要去的黑村庄
唱戏人注定要将它歌唱完毕
直至黎明前的破晓

哪怕是以嘶哑的叫喊终结
哪怕是头顶春秋，也要痛快地流出一片海
哪怕是最小的海
亦足以醉一世荒凉大梦

我要试着也把自己扭曲
变成黑村庄怀抱里的一寸埃土
扭曲着整个世间
日渐可怕，日渐温顺的尘世

大海还在奔流着，一直向前
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扭曲的幻境里
世上的道路已经各自决定

写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谨以此诗纪念河东破旧的拆迁房。🏠



By Vincentiu Jsanssen

A Homage to Campus Life

By Vincentius Janssen

--It's certainly not an easy thing to leave behind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and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behind to pursue an education abroad. However, a warm welcome of barbecue lessens the uneasiness in one's heart.

As you listen to the lively chatter around you, you start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not alone in your journey. Many of your peer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re feeling the same mix of excitement and apprehension as you are. They are eager to make new friends and explore this new environment, and yet missing their loved ones back home.

But for now, all of that can be put aside as you bask in the light of the setting sun and the camaraderie of new friends. In spite of the potential carcinogenesis, you take another bite of the black and somewhat burnt barbecue; grateful for the moment of respit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that come with studying abroad. As you look around, you know that you'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in pursuing this opportunity, and that with a little bit of time and effort, you'll find your place in this new corner of the world.

The Real CUHK-Shenzhen Experience

Or at least, it's what I would say if I were going to propagandize my experiences here. Well oops, that's a -100 in social credit.

Jokes aside, CUHK-Shenzhen is not the most outwardly diverse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it is far from it. While there is a smatter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re and there, it appears rather homogenous; as most people you'll get to meet are Chinese, and Indonesian; or rather Chinese-Indonesians. Of course, there are a smidgen of students that hail from here and there as well. Around campus you'll see students of African, East Asian, Eastern European, South Asian, South East As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origin out and about.

Nevertheless, there is certainly more to the university than meets the eye. While the Longgang campus doesn't seem outwardly diverse, it contains an eclectic cast of characters. From the quiet and studious, to the outgoing and adventurous, there's a wide range of personalities to be found among the students, each with their own unique stories, perspectives, and hobbies to share.



Outdoor barbecue at Shaw

While people might appear reticent and reserved at first, one would find that many are eager to make a connectio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tudents here, where the initial reservedn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homogeneity. But once you break the ice and start talking to someone (and get their WeChat), you'll often find that they're an affable bunch with plenty of interesting opinions (and food) to share.

During my time here in Shenzhen, I have had the great fortune to come across and interact with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Some of whom are now the best of my friends. I'd say it's one of the best perks of studying abroad —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new people and form lasting friendships that span the globe. Whether it is a roommate that shares your passion for a particular hobby, a local resident who shows you around the city and beyond, or an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 who drags you around the country to travel, these friendships can be some of the most rewarding and meaningful parts of studying abroad.

An advantage of the college system here is that you get to be around them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same college or dormitory with friends and classmates can be a unique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that allows the forming of deeper bonds and connections with them. Sharing meals, attending classes, events, and going on trips together certainly fosters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that can be hard to replicate in other scenarios. It's hard to imagine another time in your life where you can just walk up to a friend's room and wake them up to go on an impromptu trip to the vending machine at 3am in the morning.

Since the university is relatively small as well, you might even get the chance to know your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ors on a more personal level as well. This could lead to valuable mentorship opportunities and perhaps even a lasting friendship that could help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But in my opinion, the best aspect of all is the freedom afforded to students here. Yes, the freedom to explore and pursue passions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a great university experience. This freedom comes in many forms, from choosing courses that align with personal interests, to clubs and volunteering to reflect your hobbies, passions, and convictions, as well as engaging in research or other independent projects to delve deeper within a subject area.

For those of more worldly proclivities, the freedom to travel across China is an added perk of studying here. As students, we get the freedom to explore not just the local municipality, but the greater country as well. While Shenzhen itself is a modern Tier-1 city itself, those seeking more vibrancy and dynamism need only take a short train-ride over to Hong Kong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or those who prefer the picturesque wonders of nature and Ancient China instead, the provinces of Yunnan and Sichuan are less than a day away by high-speed rail. Of course, traveling in China can also be challenging at time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peak holiday seasons such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doubly so if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or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culture. But with a sense of adventure, an open mind, and some good friends to help carry your bags, the rewards of exploring the country are well worth the effort.



My Friends' Room at Shaw College

While I feel that traveling the country is the best way to spend your time here, there are of course people who are less travel-oriented and content with staying put. For the homebodies out there, the campus itself is rather picturesque, with plenty of spots and activities to rest and recover from the grueling academic workload.

Many stay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library to read, study, or sleep. Some others go to the gym and work out a sweat after a long day of lectures. Maybe take a stroll around campus and snap pictures of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or hit up a friend or professor for a chat over a shared meal. If you are in SDS, you could even skip all your classes and sleep in all-day if you so wish, so long as you complete your projects (don't tell the professors I said that).

Either way, I feel that this university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ake ownership of our own lives. The freedom to be ourselves, and pursue our hopes and aspirations in a welcoming and inclusive community is what truly sets CUHK-Shenzhen apart, and I am certainly glad to have had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it all.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lcome Party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旅行者，
不要忘记旅途本身的意义

副社长



蒲严博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千里快风送我过津关

学生主编



魏禾
2021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It's not a bug, It's a feature.



杜可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公无渡河



高逸
2020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察世间真理，落妙笔生花



匡子嫻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生活是一种飞行
四季是爱的衬景

栏目编辑



洪悦彰
2021 级 思廷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骑著白馬入地獄，
呷著紙於上天堂



张诗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我要漂浮在狂风巨浪之上，我要淹
死在里面，而不需要有人救我



罗雯静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永远做树上的 Elvi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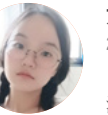
冯子凌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张艺骅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花开如火，也如寂寞



黄若瑶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



叶润博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永忆长安月下影，曾教伊人绽芳华。
陌下柳痕红雨落，把酒仗剑走天涯。



祝一寒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Carpe diem.



季伊忱
2019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人生海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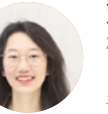
温诗玥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敢于表达



惠诗雅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



贾涵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美编设计



李玮珮
2021 级 思廷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告位招租



裴嘉琨
2022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李一扬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
不必成为别人

流程编辑



陈铖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肖毅然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A merry heart goes all the way.



柯承宇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我已经等不到夏天了。就算拨开人群，也想去见你。

宣传部



匡子娴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生活是一种飞行
四季是爱的衬景



高雅
2022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一叶落知天下秋



张馨元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The more I know who I am and what I want, the less I let things upset myself.

活动策划



赵越
2021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Good Luck



杨涵文
2022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学生记者



董楚珮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每一寸人间都值得被书写



戴一诺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不知阡陌今何在，
只将东篱作桃源



周凯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To love one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omance



唐诗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臧元仪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天上风云真似梦，
人间岁月竟如流



王菁
2021 级 学勤书院 理工学院

做温柔快乐的自由鸟



张恩禧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蒋紫涵
2019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功不唐捐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书院 逸夫学院

Enjoy yourself and try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it better!



文玄亦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愿勇敢选择的未来，
能在此刻被光芒照耀



郝嘉琦
2022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请等待 artist 的信息



丁凯伦
2022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所冀不过时间救我麻木与失忆



林嘉译
2020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这个家伙很懒……
想等你自己去了解



Pawel Henryk Knabe
2019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Should have stayed in the cave



唐可馨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王焰
2022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上升的生命拥有投入风暴的勇气



王梓涵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热爱和众望终会殊途同归

2023 年春季刊贡献者名单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执行副社长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流程编辑

陈 铖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柯承宇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肖毅然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美术编辑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思廷书院
裴嘉琨 2022 级 数据科学专业 学勤书院
李一扬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宣传策划

匡子娴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高 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张馨元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赵 越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杨涵文 2022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洞见]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记者

蒋紫涵 2019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科学说]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记者

蒋紫涵 2019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主题报道]

栏目主编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栏目编辑

洪悦彰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张诗悦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黄若瑶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贾 涵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学生记者

王 焰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丁凯伦 2022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林嘉译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唐可馨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周凯怡 2021 级 医学院 学勤书院
文玄亦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Dadebayeva Zere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Pawel Knabe 2019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于 睿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撰稿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奇点科幻社: Spectre、红天蛾与星白闲、幽灵鸟

[人物]

栏目主编

匡子娴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魏 禾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栏目编辑

温诗玥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张艺骅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冯子凌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学生记者

戴一诺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林嘉译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王梓涵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王昱天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思廷书院

[i 思享]

栏目主编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作者

周铭萱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俞卓言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指导老师 GFN 教研组

[校长专栏]

栏目主编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栏目编辑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撰稿人

徐扬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湖畔]

栏目主编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撰稿人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Vincentius Janssen 邓伟政 数据科学学院 逸夫书院

摄影

张田霖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思廷书院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曾子恒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逸夫书院